ロ 12
3764
31

春秋齊魯交兵表敘

夫子有言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嗚呼夫子稱到于今則知此言非特予管仲并予晉文愚嘗觀于齊魯之故而歎春秋之天下不可一日無晉晉伯息而齊魯俱受其敝矣何則霸之局非管仲與齊桓不能創而非晉則不能維持以至于百年齊桓之世天下之所賴者唯齊齊桓既沒魯之所患亦唯齊齊桓之子孫至春秋之末凡八九世獨惠公稍安靜而景公有志爭伯觀釐而動故二公之世齊魯爭鬬差少其餘若孝公懿公頃公靈公莊公類皆如猘犬之狂噬而悼公之世國已制于陳氏好以其君惡于諸侯故其時魯一有齊難則乞師于晉晉師出而魯得安枕者數

DS 3764 31
木下中七九 1991.4 寄贈
91-64

十年逆晉稍有閒或新君初立未遑諸侯之事則齊患復起故
齊之於魯如切膚之錮疾不時閒作所藉以為扁鵲者唯晉晉
伯息則魯無所控愬故晉文之未興也僖公至以楚伐齊晉伯
之既去也哀公至以吳伐齊天下幾無復有
中夏此夫子所以有被髮左衽之懼也世徒見夫子有譏正之
言謂聖人或伸齊而抑晉畧晉文之功而不錄豈識春秋之旨
哉夫桓公一匡天下而其子孫首壞其法狼貪鼠竊晝伏夜行
賴晉承齊桓之業整飭者數世至晉伯衰而齊弱魯魯亦能乞
師以弱齊齊魯交相敝而吳楚得橫行于天下夫子立定哀之
世親見昭公娶于吳矣哀公會吳伐齊至齊弒君以說矣至吳
晉爭長黃池而齊桓一匡之緒吳且分其半夫子蓋心傷之而
要非齊桓則不能創其局以貽晉夫子所以獨歸功於管仲者
以此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夫惟桓文並稱此夫子之所為
到于今也輯春秋齊魯交兵表第三十五

春秋大事表卅五齊魯交兵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桓十年冬十桓十三年春桓十五年夏桓十七年春莊九年夏公二月丙午齊二月公會紀五月公會齊正月丙辰公伐齊納糾齊侯衛侯鄭伯侯鄭伯已侯于艾　會齊侯紀侯小白入于齊來戰于郎　及齊侯宋公盟于黃夏五月丙午及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傳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忽有功焉齊人餘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

高氏閔曰魯嘗與齊絕矣自唐公卒襄公新立至是復通好焉

衛侯燕人戰彭生之禍兆于此故春秋志之以齊侯爲主

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案左氏以爲艾之盟左傳盟于黃平齊紀也此爲齊魯交兵之始穀梁傳其不地于紀氏季氏本曰齊欲吞紀也謀定許此說極謬鄭也

高氏閔曰紀懼齊之伐齊仍矣惜乎其以許之役齊魯鄭也今見圖每爲之備而齊納糾也使稔此爲復與鄭衛合魯則專意胡傳趙匡考據經文許叔乘鄭亂以復其入多詐故爲此盟示讎之師則可矣春秋授紀者也三國來戰內兵則以紀爲主而國齊魯不與師問罪之以不疑俾紀弛怠書其故以其非讎齊

益爲此爾考魯以援先于鄭外兵則以齊足矣安得反爲之會而不我慮是以誘盟而德齊也紀之故與齊不親自爲主而先于宋獨取以定其位駁得極有既退魯遂與齊戰于狂氏克竟曰小白褻齊鄭如紀之後與魯穀梁之說益齊紀世理益是年爲襄公元　癸二年齊遂遷紀之　齊而糾不稱子則小不相通已六年矣何　白當立而糾不當立年襄公舊嘗通其妹三邑　由至齊爲班耶　紀魯鄭援紀而與戰至是齊魯絕好襄公趙氏鵬飛曰黃之盟明矣魯莊忘讎而納卓氏爾康曰齊惡魯　之意以爲既絕則不齊益不欲魯必有以其公子奉少牢長轂爲紀謀難則主兵者然紀懼滅亡不暇何得復惜名相往來而強之故春盟而夏有齊也鄭與齊同如紀　師以助不正卒至于奸滔之計不得逞也是戰焉　敗書公伐齊書納而齊備又與齊貿命於　故親至艾而邀魯爲　以結怨乎　黃氏震曰齊之圖紀　罪惡著矣

蒲故三國來戰　呂氏大圭曰桓公既　紀魯鄭援紀而與戰至是齊魯絕好襄公趙氏鵬飛曰黃之盟明矣魯莊忘讎而納之意以爲既絕則不齊益不欲魯必有以其公子奉少牢長轂爲紀謀難則主兵者然紀懼滅亡不暇何得復惜名相往來而強之故春盟而夏有齊也鄭與齊同如紀　師以助不正卒至于奸滔之計不得逞也是戰焉　敗書公伐齊書納而故親至艾而邀魯爲　黃氏震曰齊之圖紀　罪惡著矣

案隱公之始魯與齊　呂氏大圭曰桓公既　此會魯喜大國之忘　至是十有二年魯爲　案莊公可謂無人心鄭爲一黨而桓公初徒挾鄭以戰幸而勝已盟之後或可借以　從魯鄭敗齊而齊僖有一旅之師問罪元紓紀難不知其引益　不敢報怨猶知畏義年而即爲齊主昏二立以纂弒懼見討以　齊不知所以促紀之　紓紀難不知其引益　不敢報怨猶知畏義年而即爲齊主昏二路結鄭以昏求齊與　亡在此迄夫紀懼亡　入室無救于紀而已　也至襄公新立春盟　年而縱母姜氏會齊二國尤親求昏相戰　不給然後爲黃之盟被其災曰會者外爲黃而裏與魯戰于奚　侯于禚三年而會齊伐也至是齊欲圖紀　求以安紀亦晚矣　志春秋特書于齊襄　齊且無魯豈爲魯存而而紀爲魯姻其來戰　吳氏澂曰昔鄭莊助　之首年見襄公之乘　紀盟豈足特哉　齊侯爲狩五年復會黍爲會絕無人理而　案魯欲平齊紀蓋特　齊伐衛納朔抗天王前日艾之盟謂齊能　之命六年而納齊人非也齊爲大國豈以　鄭會宋繼又同鄭伐　魯桓之愚駭受齊玩　鼠已與和或能存紀　來歸衛寶納黎糾之鄭班餘小嫌而遽爲　宋鄭厲德魯故助魯　丟爲可哀也　爲魯推受耳豈知齊興師明年春正月三　救紀而悉反其父之　襄行同狗彘其包藏國盟于惡曹孫氏復　所爲　侯于防于穀六年而

曰謀魯也孫氏覺亦謂以新勝魯而結好亦是齊爲主合二國以謀紀懼魯爲之援爾經惟書三國而左氏增入一宋尤非

莊九年八月　莊十年春正　夏六月齊師　莊十三年冬　莊十九年秋

庚申及齊師　刀公敗齊師　宋師次于郎　公會齊侯盟　公子結媵陳

戰于乾時　我于長勺　公敗宋師于　人之婦于鄄

師敗績　胡傳左言齊師伐我經不書伐意責魯也　左傳始及齊平也　遂及齊侯宋

左傳公喪戎路傳乘　張氏洽曰齊桓圖伯　乘邱

而歸　金氏賢曰觀長勺之勝則魯與齊戰魯豈那　左傳齊師宋師次于必先以義動諸侯欲　公盟冬齊人

公子偃曰宋師不重于諸侯必先得魯

趙氏匡曰內敗不書盡出齊下使莊公移整司敗也宋敗齊必北杏之會宋陳蔡鄭此書者納讙喪師以乾時之戰于魯桓遇還請擊之公弗許自皆至猶未有魯也至公與盟而齊伯成矣

我西鄙

紲之時移長勺之戰雩門竊出蒙阜北而惡內也

趙氏鵬飛曰春秋內于齊襄未死之日則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反稷之會而為北杏戰未有書敗績者皆勝敗俱榮乃不用之宋師于乘丘齊師乃忘長勺之敗而為柯為之諱也今莊公內復讙而用之以納讙還忘父讎而外為齊納不當立之君其罪已甚尚何足為諱或者謂以我伐齊為有復讙之名故罪人與之不諱其敗噫莊所納者讙之子而名為復讙有是理乎

宋人陳人伐

杜氏諤曰公不能復侯主也

汪氏克寬曰春秋凡言敗者是勝彼言戰者為彼所勝也內諱敗言戰乃敗也故矣與升陘之戰實敗也皆不書敗績為公諱也此獨不諱敗者以莊忘父仇而納仇人之子可勝歎哉

讙而反納子糾以敗桓齊之志又侵宋以崇僖伯魯無役不從兵之好故冬名來伐其敵致二國同次于爭怠矣惟十九年有孫氏覺曰公子結以郎公雖敗宋不足為三國之來伐則以責遂事名罪故三國皆美

杜氏諤曰公不能復侯主也

李氏廉曰齊之忿魯之不服而不敢與交曰伐也

汪氏克寬曰春秋凡言敗者是勝彼言戰者為彼所勝也內諱敗言戰乃敗也故矣與升陘之戰實敗也皆不書敗績為公諱也此獨不諱敗者以莊忘父仇而納仇人之子可勝歎哉

讙而反納子糾以敗桓齊之志又侵宋以崇僖伯魯無役不從兵之好故冬名來伐其敵致二國同次于爭怠矣惟十九年有孫氏覺曰公子結以郎公雖敗宋不足為三國之來伐則以責遂事名罪故三國皆美

李氏廉曰齊之忿魯之不服而不敢與交曰伐也

始于子糾之納宋之戰至僖二十六年孝程子曰齊桓始伯責忿魯始于公之侵而公新立銜怨而與魯魯不恭其事故來伐其實則齊桓挾宋以為難侵我西鄙公追戎氏敵曰魯之臣送圖伯也

案莊公之初齊魯交訐凡十三年至此凡三國盟不恭也是兵凡四事為納糾一歷四十八年

案

之子惡之也

季氏本曰莊公輔郎奪正志在必爭乾時之戰書及在魯以見齊人本不欲戰而魯決求一逞也

僖二十六年　夏齊人伐我冬公以楚師

春齊人侵我　北鄙

西鄙公追齊　左傳禦人伐齊逃之左傳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楚子玉而道之伐齊宋許氏翰曰齊自孝公高氏閔曰齊商人篡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立與魯好絕比相侵絕又執我命大夫罪穀宣和公子雍子穀伐洎晉文有城濮之不勝詐而反加兵于易牙奉之以為魯援勝昭公復與公同踐我故改而入之

師至鄾弗及

左傳討是二盟也

趙氏鵬飛曰獻之戰孝公將入而魯救無虧則孝公之有怨宜也然于十九年既為齊之盟固當已釋然

楚申公叔侯成之　土之盟故公遣大夫吳氏澂曰魯無得罪于齊齊之興師無名高氏閔曰齊人加兵聘之于魯魯欲報之當請張氏洽曰杞伯姬來故曰侵命于天子安可遠引而入杞之怨釋公子豹狠之楚以伐親鄰遂如齊而取穀之憾之國乎　解伯權之立如此此

春秋大事表二十五　三

魯與齊向爲勝負魯恃盟而無虞齊之心孝公乃因其不備而潛師略于西鄙故書入以見其惡

李氏廉曰齊魯之爭鄙子所謂功之首也自盟柯以來未之有異氏啟曰魯以楚師也于是再見者天下伐齊取穀幸而孝公無伯也推其事迹乾端坤末及報怨晉文時長勺之兵由于納既伯齊魯俱爲受盟之兵由于納既伯齊魯俱爲受盟鄙北鄙之怨之國則齊不敢背晉新而西鄙北鄙之怨故魯使卿始于救齊本非有深盟而報怨故魯使卿憾者然桓公卒能屈齊講好而釋前怨也已于柯盟而孝公不案白踐土之後晉文知自反搆怨連兵遂倡伯齊魯俱受盟約使楚人得乘間而肆兵爭復息矣三十三其毒孝公之墜先業年而公朝齊因晉文宜哉既本欲改事齊也自

案僖公之世齊魯交後魯事齊益恭至文兵凡三則專爲無虧十五年而齊簡人侵一案自僖十八年爭我西鄙兵爭復起則立至此猶結怨不已專爲于叔姬一案計甚至乞楚師伐齊不僖二十八年至此凡念齊桓攘楚之功且歷二十一年引盜入室冠履倒置甚矣孝而晉文勃興諸侯俱受盟于踐土

冬十二月齊

文十七年夏

侯侵我西鄙

四月齊侯伐

遂伐曹入其

我西鄙六月

郛

癸未公及齊

侯盟于穀

左傳齊侯侵我西鄙請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杜註西當爲北盡經誤也

高氏閌曰商人弒君自立諸侯會于扈謀及齊平公有疾使季孫伐之晉取鄟而還由文子曾齊侯于陽穀及晉侯盟于赤棘始是商人知諸國之無請盟齊侯不肯曰請知魯決意事晉故有能爲益無顧忌一歲侯君間六月戊辰公北鄙之伐焉再伐魯惡魯而及曹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案齊自懿公暴橫甚矣

李氏廉曰齊魯之爭伐我北鄙襄仲請盟亦以弒立之故求援于齊侯齊侯案二十五年夏

趙氏鵬飛曰齊頃不義于四鄰諸侯皆喪然外之獨魯實以援立之故不敢忘惠公可一日無伯哉

孫行父臧孫

許叔孫僑如

鄫圍成公救

公孫嬰齊會

成至遇

晉郤克衛孫

良夫曹公子

首及齊師戰

于鞌齊師敗

績

杜氏預曰遇魯地公畏齊不敢至成

高氏閌曰衛侯在齊季孫宿爲戚之會以定衛而齊不與伐我北鄙以此之故

李氏廉曰此齊之弱魯第五役也自鞌戰之後齊兵不至魯者三十餘年則以畏晉之故也于是再見晉魯喬癸酉師陳于鞌惟癸巳三年之間伐

齊桓未伯之先有長
勺次鄑之役晉文未
伯之先有至鄑取穀
之役至此而齊三弱
魯矣雖以子叔姬無
寵之故寔由晉伯之
不振也

六月盟于穀 于齊終宣公之世曲
事齊惠至頃公初年
而未絕也至成公既
事晉而齊魯兵端復
起幸是年六月晉郤
克傷于矢左丹巒魯侯而有同鄙之
師 郤克偏于齊侯使國
佐賂以紀甗玉磬與
地晉人不可魯衛諫
曰子得其國寶我得
地而紓于難其榮多
矣晉人許之秋七月
及齊國佐盟于袁婁
使齊歸我汶陽之田
成公之世齊魯交兵
凡二

襄十六年三 秋齊侯伐我 襄十七年秋 冬邾人伐我 襄十八年秋

月齊侯伐我 北鄙圍成

北鄙 高氏閎曰是時齊益強有輕諸侯之心前年北鄙之伐爲莒伐我邾實附齊故亦伐我南鄙晉會澶梁以討貳莒邾畏晉往會而齊獨不至晉執二君以歸齊乃益復伐我三年之間齊師五至于魯矣

家氏鉉翁曰齊叛晉而屬以兵加魯欲致晉而與之戰其志蓋在于爭伯也

齊侯伐我北鄙 鄙圍桃齊高 厚帥師伐我 北鄙圍防

左傳爲齊故也 王氏葆心曰魯之四鄙而莒伐其東齊伐其北邾伐其南魯之微弱可知矣三家分政民不知有君也

齊師伐我北鄙

許氏翰曰四年之中六伐鄙而四圍邑又縱邾莒以助其虐諸侯陵暴未有若是之甚者也是以動天下之兵幾亡其國

冬十月公會 襄二十年秋 襄二十四年 襄二十五年 定七年秋齊

晉侯及諸侯 叔老如齊 春仲孫羯帥 春齊崔杼帥 國夏帥師伐

同圍齊

杜氏預曰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復繼好

師侵齊

左傳晉故也

師伐我北鄙

左傳報孝伯之師也

我西鄙

許氏翰曰東夏諸侯

左傳冬十月會于魯息民

趙氏與權曰齊莊連惟魯事晉故齊伐之

濟尋溴梁之言同圍

王氏葆曰齊屢陵魯高氏閌曰齊之伐晉歲用兵伐衛伐晉伐宋伐邾及是年之澶淵而始取朝歌也魯使叔孫豹救之無功故孟孝伯至師師復為晉報

齊齊侯諸平陰晉人

及是年之澶淵而始取朝歌也魯使叔孫豹救之無功故孟孝伯至師師復為晉報

使司馬斥山澤之險

平今叔老之修聘欲豹救之無功故孟孝伯至師師復為晉報

帥而疏陳之與甲柴

固齊好也

而從之齊侯見之畏

其眾也乃夜遁十一

月丁卯朔入平陰遂

從齊師齊侯駕將走

郵棠太子抽劍斷鞅

乃止

馬

案自襄十八年平陰之役至此凡歷七年

定八年春正

月公侵齊

杜氏預曰報國夏之伐也

張氏洽曰魯陽虎用事用兵無法故以侵書之

二月公侵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杜氏預曰未得志故再侵齊

孫氏復曰公一歲再侵齊以重其怨甚矣

定十年春三月及齊平

公會晉師于瓦

左傳齊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

杜氏預曰將來救我公往會之救不書齊

范氏甯曰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

卓氏爾康曰齊以魯事晉七年八年兩伐

魯魯亦兩侵之此時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

公會晉師于瓦

第一要務書及齊平

杜氏預曰將來救我

見魯之睦鄰非復前

公往會之救不書齊

日之用兵矣孔子用

師已去

定公之世齊魯交兵

凡四則以齊景爭伯

一案

人取讙及闡

歸邾子益于

師

杜氏預曰不書伐兵

魯其施為如此

案是年孔子相會夾

谷齊人服義而歸魯

田兵爭息矣至哀八

年而季康子以伐邾

啟釁致齊來伐取讙

及闡兵端復起計自

定十年至此凡歷十

有四年

何氏休曰邾婁齊與魯國長為齊所怒而賂邾以邾子益來益齊之勞畏齊故賂之

哀十年春二哀十一年春夏五月公會吳伐齊國書帥師伐我

左傳八年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及清魯師及齊師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哀十五年冬二哀二十年夏公會齊侯及齊平

左傳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武伯伐成不克冬及齊平乃歸成

經伐魯之師以伐齊公欲請境不可居封而假魯魯伐齊以遷之間不可二子帥受平之役而歸灌闔師背城而戰孟氏始之也則齊于魯爲有罷施以右師從從而恩矣以離師之故而又侵戰而先奔是時吳遷怒伐齊則齊之政在季氏生事起釁受伐爲魯所累矣魯故二家不肯同力前不能拒吳之請而居之吳師後之齊師召然反噬惟强是從致之使來直至傅國都齊弒君只說此何理而止兩書伐我見魯乎皆由季康子之狂之罪也

悖而公坐受不義之名耳

哀二十一年哀二十四年秋八月公及臧石會晉師齊侯邾子盟伐齊取廩邱于顧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十四終

平湖何錫驊
太倉畢長慶 校

春秋魯邾莒交兵表敘

嗚呼余觀春秋之世而知封建之爲禍烈也魯與邾莒僻處一隅非有關于天下之故然魯虐邾莒莒滅向滅鄫邾滅須句滅鄫而其後皆爲魯所吞併最後以邾子益來幾亡邾矣賴吳越而得復中間仗桓文之霸扶持綿延二百餘年迭相攻伐而斯民之塗炭亦甚矣益嘗綜其始終而論之魯邾莒之事終春秋之世凡三變何則魯立國于兗州之曲阜其南則邾其東則莒地小而偪其勢不得不爭然邾列在附庸而莒介于蠻夷故春秋之初魯嘗陵邾而畏莒隱桓皆再盟邾而再伐邾邾不敢報而莒則隱與其微者盟于浮來矣莊以叔姬女其大夫矣隱桓莊三世魯莒未嘗交兵至僖公首年一敗莒師旋卽再盟洮向

以弭其隙而邾則僖公之世戰伐無已則以邾近而莒差遠邾
弱而莒差強故也至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城鄆而爭鄆之禍起
襄四年魯請屬鄫而莒卽滅鄫而爭鄫之禍又起當其時晉悼
興霸羣侯方屏息聽命魯以禮義之國兢兢焉軌於法度罔敢
凌虐弱小而邾莒反恃齊靈而肆橫十年之間莒四伐我而邾
再伐我魯凡十六年不伐邾反爲脩平以講好益邾莒倚齊以
軋魯魯之所恃者晉晉遠不若齊之近又是時晉方以楚鄭爲
事無暇理邾莒益倚人立國彊弱隨時理固然也至昭之元年
而莒有亂季孫以大盜竊國取鄆不已旋而取鄫取鄫不已旋
而取郠而邾則連歲四納其叛人昭公以後莒不復見哀之世
無歲不與邾爲難竟俘其君以歸獻於亳社陵蔑弱小之禍至

此極矣嗚呼以邾莒之密邇于魯而得終春秋之世不亡者以
大國林立環視而莫敢先動然其民之死于戰爭已不可勝數
故欲復周初方伯連帥與師討伐之制不若易後世郡縣寓內
守令迭更之制雖有殘暴不軌爲生民害者馳一尺符則虐燄
頓息孰與夫興師討罪有抗拒之禍甲兵之慘哉春秋列國之
事可前鑒矣輯春秋魯邾莒交兵表第三十六

春秋大事表卅六　魯邾莒交兵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邾

李氏廉曰春秋內兵之伐國僅二十而書公伐邾者六書大夫伐邾者八止書伐邾者一邾在魯之宇下而陵弱侵小之兵史不絕書如此

隱元年三月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左傳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為蔑之盟

隱七年秋公桓八年秋伐桓十五年邾桓十七年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邾

左傳為宋討也

伐邾

左傳宋先取邾田故

八牟人葛人來朝

孫氏復曰不出主名

胡傳宋先取邾田故微者也

高氏閌曰桓自弒立黃氏震曰旅朝諸侯好于邾故為蔑之盟父則元年盟于蔑矣恃其強惡以陵小國朝天子之禮故貶稱邾何罪可聲特託為小國皆長而從之故入魯盟邾一辭說以伐之爾

左傳尋蔑之盟也

紀鄗鄧穀滕杞戴朝邾朝魯一

家氏鉉翁曰隱公立

張氏治曰苟欲倪宋或會惟邾恃舊好而不顧至是始伐之

趙氏鵬飛曰儀父蓋

而忘蔑之盟

秋八月及宋閔二年夫人

左傳宋志也

汪氏克寬曰隱桓皆

故以國君之重而其

人儁人伐邾姜氏孫于邾邾師于偃亿元年公敗亿二十一年亿二十二年

案是年八月慶父弒閔公左傳須句風姓也夏

閔公哀姜與知之成與邾盟九月卽敗邾人滅須句須句子

來奔成風爲之言于

公冬公伐邾

冬公伐邾春公伐邾取

須句

左傳反其君焉禮也

高氏閌曰歸其君使

之始年卽爲蔑之盟至桓公十有七年始復爲此盟蓋叢國之君儀父惡而遠之八年爲魯所伐十五年乃與牟葛俱朝猶曰尋蔑之盟儀父之不苟有所附可見

江氏克寬曰下書伐邾則趨盟不待敗而惡自見

舊盟邾二

心無所適主尙足貴係于邾齊人取而殺高氏閌曰邾受姜氏

之夫亿公與姜氏所公不請于會而討之

乎

張氏治曰桓公春與以俱適邾者以莊閔乃旣會而敗其師非

齊邾盟旣而背背之

戰奚伐邾並見一年

之內蓋其爲人賣信

而好亂不仁而佳兵則不宜復受姜氏所

宜其不踰年卽見殺以逢亿之怒而明年

于齊也

魯伐邾三

秋八月丁未亿三十三年秋公子遂帥文七年春公三月甲戌取

及邾人戰于夏公伐邾取師伐邾

升陘

訾婁

伐邾

須句

張氏治曰亿公懷升陘之忿以晉文方伯案是年爲晉襄公之禮也

左傳晉文公子焉非

左傳邾人以須句故左傳以報升陘之役而未故興報復之師元年方與秦爲難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薛氏季宣曰升陘之今晉文方沒秦狄內汪氏克寬曰僖公雖而德之戰于升陘我役十歲矣邾未始侵訂故君臣間有事而曰私其母家猶假託師敗績邾人獲公胄伐我也夏公伐邾取交使爲守須句大夫懸諸魚門伐邾取須句其邑秋公子遂又伐家氏鉉翁曰齊桓之喪貪土地而舍逋逃邾秦楚爭霸魯乘之其罪益甚案隱桓魯伐邾邾未之無名甚矣僖二十二年伐邾者晉文方沒秦晉交兵魯敢報怨今以須句趙氏鵬飛曰僖公在以伐邾歲乎于再今故而大挫魯師則以位三十三年敗邾者晉文方沒秦晉交兵前日之所爭者虛禮三親伐邾取邾邑者魯文乘之而伐邾歲乎于再每乘伯國之而今日之所爭者土二文以公子遂帥師乎于再每乘伯國之地也觀此則僖公之伐之蓋邾本魯附庸多事而侵陵小國取須句非有崇祀保自列五等爲諸侯不魯伐邾八寡之公心直貪其土屈于魯故魯必欲服地而已矣邾終不服也魯伐邾一魯伐邾七

文十四年邾宣元年秋邾宣十年公孫成六年邾子成十八年邾人伐我南鄙子來朝歸父帥師伐來朝叔彭生帥師黃氏仲炎曰邾自僖文之世僭與魯抗今邾取繹

杜註僖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今邾文公子叛邾在魯故公使爲守須句大夫孫氏復曰惡再取也僖二十二年伐邾取須句後其地復入于邾

遂城郡

杜註備邾難汪氏克寬曰文公以邾叛臣守須句之地心自慊焉故城內邑以防邾師之至

伐邾

趙氏鵬飛曰僖公之世疾于邾也深矣文公復脩舊怨七年公伐邾取須句又城郡是固宣公之立而求以備之然十三年遷成焉故來朝蔡卒而邾復來也邾朝魯一之弱不敢爲慨也至是公如晉踰年而反邾益侵魯之隙而伐我南鄙不知公之既至也兵未返而叔彭生帥師伐之其報怨速哉

邾伐魯二
魯伐邾十

宣纂立而反朝之非薛氏季宣曰文公既畏魯乃畏齊也齊悅邾魯有隙宣公篡立壓而邾子首朝之自是世疾于邾也深矣趙氏鵬飛曰邾自僖絕迹魯庭者又十年公復脩舊怨七年公伐之世屢爲魯虐王故歸父伐邾取須句又城郡是固宣公之立而求以備之然十三年遷成焉故來朝蔡卒而邾復來也邾朝魯一之弱不敢爲慨也至是公如晉踰年而反邾益侵魯之隙而伐我南鄙不知公之既至也兵未返而叔彭生帥師伐之其報怨速哉

邾伐魯二
魯伐邾十

邾朝魯三

襄元年邾子來朝

襄四年冬臧紇侵邾

紇侵邾取邾敗于孫豹如邾

襄六年冬叔孫豹如邾

邾人伐我南鄙

襄十五年秋

人執莒子邾

襄十六年晉

邾朝魯四

李氏本曰邾子去年朝魯今襄公新立故復來朝以賀之

邾朝魯五

狐駘　不見經

左傳穆叔如邾聘且脩平

鄫

左傳使告于晉晉將子以歸

左傳以我故

左傳穆叔如邾聘且脩平

左傳使告于晉晉將子以歸

左傳以我故

左傳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滅紀救鄫侵邾邾子來朝四年有狐駘之戰季是往聘脩平以無忘舊好

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左傳穆叔如邾聘且脩平以無忘舊好

左傳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滅紀救鄫侵邾邾子來朝四年有狐駘之戰季是往聘脩平以無忘舊好

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左傳使告于晉晉將子以歸

左傳以我故

左傳穆叔如邾聘且脩平

入伐我南鄙 侯盟祝柯晉 孫速帥師伐邾庶其以漆夏邾畀我來

左傳爲齊故也
高氏閌曰邾之先君以伐魯爲晉所執今嗣子在喪而復興師伐魯者叛晉而從齊齊人使之脩先君之怨也此祝柯之會所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以復執也
案文宣之世魯屢伐邾而邾數朝魯自襄四年以後魯未嘗報怨而邾屢來伐此其故何也前此魯與齊合而邾畏齊今邾與齊比而魯所恃者晉晉遠不若齊之近也故雖執邾莒之君而猶未止
邾伐魯五

入執邾子取邾

左傳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姊妻之來是時公在其二邑復納其黨
納邾叛二

邾田自漷水

左傳以其伐我故遂孟莊子伐邾以報之晉李孫受之
案自四年以後魯凡趙氏鵬飛曰大夫來十六年不伐邾而邾亦若有矣而邾獨爲我爲主齊平勝敗多聖人不以微而略之若恭邾本魯之附後邾失所恃魯復橫之漷甫盟而復伐之庸自受王命不服于邾其畀我相繼受叛魯魯蓋城之虐于邾人之弈蹴踏如前日者屢矣及其末年邾嘗訴于晉魯又畏晉而不欲顯拔于邾特陰誘其臣而叛之故
案邾莒之恃齊以陵魯一也邾再伐而莒四伐魯又俱受來矣者四鷁退來者至四伐魯又俱受來矣者四鷁退來者
莒至四伐魯又俱受來矣者四鷁退來者盟于漷甫乃一年之二魯實利之也堂堂丙盟莒而伐邾何報大國爲遁逃主以登施頓舉哉則以邾曾受叛人其惡著矣爲附庸故耳

冬十月乙亥襄二十八年 昭十一年仲 昭十三年同 昭二十三年

臧孫紇出奔 春邾子來朝 孫貜會邾子 盟于平邱邾 春武城人取

左傳時事也
高氏閌曰邾自晉執邾朝魯六
案一年之內邾魯交其君魯取其田益微汪氏克寬曰自邾倚叛入報施之道也弱矣至是悼公來朝齊靈屢致兵于魯魯藉晉伯之方漵梁祝柯兩執邾子又取其田既而魯納庶其畀我之舞邾受臧紇之舞仇隙益深至同盟于平邱邾君來朝昭十八年邾君來朝昭元年魯會悼公之葬徒信邾莒之愬曰我是以此盟祲祥以脩好也
魯盟邾三

邾子 人 人愬于 邾師邾人愬 晉人執季孫 我行人叔孫

晉伐邾十二

胡傳魯已與邾通好亦不朝夕伐莒而鄆邾之亂又非昭公意也
左傳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寨其前鄆之無備而還
柯兩執邾子又取其田既而魯納庶其畀我之舞邾受臧紇之舞仇隙益深至同盟于平邱邾君來朝昭十八年邾君來朝昭元年魯會悼公之葬徒信邾莒之愬曰我是以此盟祲祥以脩好也
晉晉人來討叔孫婼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何

昭二十七年

邾快來奔

高氏閌曰快亦三叛人之黨

家氏鉉翁曰快賤者左傳賤而書名重地宜不足錄春秋錄之故也而無所遺誅意加之納邾叛四無君也納邾叛三

夏邾子來奔冬城漆

喪

杜註漆魯其邑

張氏洽曰謀伐邾也

趙氏鵬飛曰邾自昭公之世為魯所虐定伐邾其死先君亦亟

公為拔之盟終其世矣定公在位十五年趙氏鵬飛曰定公之不犯于邾邾人德之諸大夫紹不敢伐邾世撫邾為厚自拔之故來會來朝今又忘身死甫六月而旋即盟疆場密邇未嘗以其卑寡而弃喪于禮城邾邑則定公猶能一兵相遺邾亦事魯雖非而其情則惻矣整飭其下不至如昭為勤會公之屢懦矣

魯城邾邑一

定三年仲孫

定十四年邾

定十五年春

得為伯討乎

魯取邾師一

邾黑肱以濫

何忌及邾子子來會公

正月邾子來

盟于拔

杜註會公于比蒲來朝而不用朝禮故貶曰會

左傳脩邾好也

汪氏克寬曰魯以大夫而盟邾君紊君臣之分也邾隱公奴喪魯之喪其卑屈亦甚矣

邾朝魯七

汪氏克寬曰邾隱公以去年來會為未成禮故復求朝未幾弃魯之喪其卑屈亦甚矣

繆元月而出會盟薄父子之親也

魯盟邾四

哀元年仲孫

哀二年季孫

哀三年季孫

何忌帥師伐

斯叔孫州仇

斯叔孫州仇

邾

仲孫何忌帥師城啟陽

仲孫何忌帥師城啟陽

師伐邾取漷

李氏本曰啟陽為邾所城之鄙國其地在邾東鄙而近于費魯既取漷東沂西田則邾人不得不以啟陽讓魯矣

觀此則知季孫前歲不盟之故矣

魯城邾邑二

東田及沂西

田癸巳叔孫

州仇仲孫何

忌及邾子盟

于句繹

穀梁三人伐而二人盟各盟其所得也

胡傳莫強于季孫何

家氏鉉翁曰邾子奔喪戚死者以感動生獨無得益季氏四分之故以所得歸二家而已不取

郝氏敬曰季孫不盟

冬十月叔孫哀六年春城冬仲孫何忌哀七年公伐哀八年春吳

州仇仲孫何邾瑕　帥師伐邾　邾八月己酉　伐我

忌帥師圍邾　入邾以邾子益來

高氏閻曰是年冬伐邾明年遂入邾邾蓋徵弱魯以不義彊城以來四用兵于邾矣

李氏廉曰來會來朝來奔喪猶不免伐取之也聖人因其城而魯伐邾十五

趙氏汸曰隱桓之世邾與魯暴寡大夫諫不聽遂入邾其曲在魯以眾暴寡大夫諫不聽遂入邾也襄之初年其曲在處其公宮眾師書掠邾邾恃齊也其後邾邾眾保干繹以邾子日削而其臣多叛齊益來獻于亳社邾茅亦日衰邾雖自卑以夷鴻請救于吳事魯而三家伐邾不已則必在魯臣非君

案是時邾竟滅矣使之故而魯亦非昔日之魯矣

左傳吳爲邾故伐魯克東陽而進遂次于泗上景伯負載造于萊門吳人盟而還

志本厲也明年遂復

圖邾
魯伐邾十四
魯盟邾五

夏齊人取讙歸邾子益于哀二十七年

及闡　邾　越子使后庸

家氏鉉翁曰公穀以左傳齊侯使如吳請齊爲邾故左氏則以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季姬未歸故當從二子傳意齊取二邑要魯胡氏銓曰畏吳懼齊以存邾爾

來聘且言邾　田封于駘上

而歸之也

黃氏仲炎曰魯以不封竟于駘上道肆虐于邾物極必案邾之國賴吳而得反于是吳攻其國齊存邾之封竟賴越而取其田不勝困辱乃復以周公之後而肆始歸邾子易所謂不虞之功當不在申包胥之力可哀也哉

杜註欲使魯還邾田封竟于駘上

莒

莒與魯爲列國差倔彊非若邾之附庸能卑屈于魯也故

始而爭向繼而爭鄆爭鄆中間附于齊更懇于晉楚致叔
孫見執意如爲囚兵端與春秋相終始其公以後不復見
矣

隱二年夏五冬紀子帛莒人盟于密

月莒人入向子盟于密

來

案穀梁以向爲我邑左傳魯故也

汪氏克寬謂不書伐杜註子帛紀大夫裂向雖非我邑而莒魯既皆于魯故使大夫杜註二年紀莒盟于密爲魯故今公尋之四十里

我則非我邑也愚謂繻字莒魯有怨紀侯之兵端自此始桓十盟莒以和解之六年城向宣四年公杜註密莒邑城陽淳于縣東北有密鄉在州府莒州西有浮來紀邑今山東沂州府莒州西有浮來盟于密是時紀謀齊伐莒取向向實爲禍之階故列于莒魯兵爭之首

左傳成紀好也

杜註曲池魯地在今兗州府曲阜縣東北

盟于曲池

趙氏鵬飛曰向界莒魯之境上本非莒邑已邑而其交爭自今日之城向始故聖人

汪氏克寬曰莒魯交爭互以爲

程子曰隱二年紀莒謀齊

趙氏孟頫曰魯莒有難故魯桓與之盟莒

東南十五里

來平之而魯莒之好猶

未合也今隱公降心

以平二國之患而莒

國東夷之雄者也其

爲患不減于荆吳自

入春秋未有入人之國者而莒入向未有取人之地者而莒取杞牟婁放恣無忌

莊二十七年僖元年公子慶父

莒慶來逆叔友帥師敗莒冬十二月公會齊侯宋公

師于酈獲莒慶

會衛子莒慶莒子衛甯速城諸及鄆

姬

汪氏克寬曰莒慶微國之大夫而莊公以女妻之又自爲之主不君亦甚矣

案隱公以君而盟莒齊莒乃入立之以賂好且及莒平也國之臣莊公又與其求共仲于莒莒人歸杜註莒以元年酈之城大夫爲婚媾屈體以之乃縱之莒人來求復怨魯衛以必信事事鄆今行父帥師求媚異乎其得都矣賂公子友貶諸酈獲之末及而卒故成公衛甯也衛甯速之來及而卒故成公陳氏傅良曰莒慶伉莒子之弟孥也隱桓之際莒嘗案莒爲蠻夷之國莊閔之間莒嘗爲強國入向取杞牟公時文姜嘗再如莒孥之後乘嘗通于魯必親至莒之于魯其莒之歸自此始婁納公子慶父者君放恣淫佚魯人不問其怨深矣衛成繼立怨若矣一旦復通宁莒民仲叔曰城其國

之君卒不至以望國之君而盟小國之臣謙而不中禮者也

魯盟莒二

僖二十五年僖二十六年文十二年季

冬十二月公春正月公會孫行父帥師

會衛子莒慶莒子衛甯速城諸及鄆

師于酈獲莒慶

北鄙地今山東沂州府沂水縣北鄆城是

盟于洮

盟于向

左傳衛人平莒于我左傳孥洮之盟也

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杜註向魯邑費爭記孫氏復曰帥師而城向

張氏治曰莒屢爭鄆

特魯外大夫自浮來故慶父藉爲連逃主斬之盟姑以是知慶之及莒人以賂歸之得會以平之其心亦聖大夫聽命而測魯之鄆莒邑也慮莒必爭敢抗也

正國典明年復來求人之所許然平莒而情也今向之盟莒意故須將兵以往賂魯人敗之前此魯莒子不至以慶如會也莒知魯肯平乎已黃氏震曰二邑近費營城莒至此乃一交何益于平蓋此時莒今將與魯爲會而已而介于莒他年宿伐疑魯之不肯平故權不躬行非所以爲平莒取鄆叔弓疆其田以大夫聽命則此盟故莒子必親至而衛賚于是始大猶未成也至明年向之會而乃成矣

故聖人兩無貶辭

汪氏克寬曰莒慶魯之壻因衛成公爲平不親至僖公必欲與于二國遂來會盟君莒子盟故復爲此會人待莒可爲平矣而盟大夫自浮來而已案自十二月至正月季孫忽以封殖費邑僖公兩屈君駕先盟其君魯之世然笑

魯盟莒三

宣四年公及宣十一年公襄四年邾人襄八年莒人襄十年秋莒

齊侯平莒及

孫歸父會齊莒人伐鄆滅伐我東鄙

人伐我東鄙

其大夫而後盟其君魯之世

具盟莒就莒平矣

城鄆二

魯盟莒四

邾莒人不肯入伐莒

公伐莒取向

趙氏鵬飛曰向在莒魯之間噫二年莒人有所獲故亦加兵于入向向遂滅地屬于莒魯亦總兵而會伐入之威力而要莒以莒皆歸父爲國生患必從其不肯宜矣遽求多于小國書之所以兵加莒而取其邑以誅也

無道甚矣

案邾爲沂州府鄒縣莒爲沂州府莒州本鄰近以疆場啟怨魯加兵于莒二取向三

紓救鄆不見經

左傳以疆鄆田

高氏閌曰鄆田接于

左傳詰諸侯之有事

趙氏鵬飛曰齊魯平莒鄆之怨莒人不肯屬

公伐莒取向而齊未伐鄆臧紓救鄆侵邾屬于莒矣

晉悼之盟而乘閒加兵于魯其無忌憚亦甚矣

案是年冬公如晉請會而疆界不明故興

汪氏克寬曰莒屢同

魯加兵于莒三

鄆晉以鄆屬魯則鄆不惟得魯之援而且有大國之命且五年魯自知力不能庇鄆使鄆大夫聽命于會則儼莊庇于晉矣乃莒一且滅之不惟魯不敢爭且不敢請于晉以討莒魯何長莒之甚且晉以亡鄆故討魯致季武子如晉謝亡鄆而不聞帥諸

案四年公如晉請屬

及晉方慮楚故也

魯加兵于魯二

襄十二年莒季孫宿帥師襄十四年莒襄十六年晉襄二十年仲
入伐我東鄙救台遂入鄆入侵我東鄙入執莒子邾子孫速會莒人
圍台

左傳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為公趙氏鵬飛曰季孫宿
入鄆非兵首也而莒
高氏閎曰莒人間歲
伐我公五與莒子會
宜其釋怨同好矣而
見伐不已則魯弱可
能守復為莒所取今年魯訪于晉晉人執
侯討莒晉何愛莒之
深且楚聽莒人之愬
而欲以叔孫為戮晉
聽莒人之愬而平邾
鄫魯不盟莒自滅鄫
以後晉之征伐會盟
無不與若不知其有
滅鄫之事者又當悼
公嚴明之世何刻于
魯而寬于莒也此皆
事之不可解者
莒加兵于魯一

知莒加兵于魯三　復取之魯加兵于莒四　入鄆四

昭元年三月　秋叔弓帥師昭四年九月昭五年夏莒秋七月戊辰
取鄆　疆鄆田　取鄆　及防茲來奔莒師于蚡泉

左傳晉楚會于虢尋左傳因莒亂也
宋之盟也季武子伐莒取郠莒人告于會出不意而取得之為
楚告于晉曰尋盟未易今欲固其所得則
退而魯伐莒讀盟莒人必來爭故遣卿
請討其使趙孟請諸帥師而疆之
楚曰莒魯爭鄆為日任氏公輔曰帥師疆
久矣前無大害于其之意獨有虞于莒雖乘莒亂
社稷可無亢也封疆鄆民勿不服所以必
之前何國蔑有吳濮欲帥師也
有釁楚之執事豈其索文十二年季孫行
顧盟莒之疆事楚勿又帥師城鄆後復為

而釋之然後少俟二十年為向之盟而實之故二國復自其盟
始無東鄙之患
莒加兵于魯四

左傳言易也莒亂書
取鄆也
左傳牟夷非卿而書
左傳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
莒未陳也
左傳莒人來討不設
備戊辰叔弓敗諸蚡
泉莒未陳也
左傳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

與知不亦可乎固請莒所取成九年楚子
請楚楚入許之　重圍莒入鄆此時鄆
家氏鉉翁固不書伐　蓋屬莒也至此年疆
莒爲魯讀亦以貶也鄆田則與莒人分明
昭公新立豈知爲此　疆界莒甘心讓東鄙
皆季氏所爲爾蓋衆訴與晉楚大國而
召入鄆之時欲取未俱不之問自知其分
得至是取之　不能爭無可奈何由
李氏廉曰若書伐莒　是鄆長爲魯有昭二
則是以討賊予魯也　十五年齊侯取鄆以
不書伐而書取直收居公卽此
奪而已矣
顯謂此月魯城而三　疆鄆六
月書取鄆中無異事
季孫之危國事而軋
同列欲致叔孫于死
皆可概見
取鄆五

昭六年季孫昭十年季孫昭十二年夏昭十三年秋昭二十三年
宿如晉拜莒　意如叔弓仲　公如晉至河　晉合諸侯于　秋七月莒子

歸之而以師討焉是
時季氏通于范范之
言非爲公乃爲季也
恐益重季氏之罪爾
然正月如晉秋七月
乃歸危亦甚矣
納叛臣八

田　孫虔劉師伐乃復　平邱邾人莒庚輿來奔

杜註謝前年受牟夷
邑不見討

莒

左傳取鄆之後莒人
恕于晉晉肹平公之
則魯有辭是以晉受
季孫之賄而不見討
也

人恕于晉晉　季氏本曰庚輿之奔
國人逐之魯弔去疾
之喪故以邾爲託而
奔

侯不見公執

季孫意如以　案自此以後莒魯交
爭之事不見于經傳
三十五年昭公孫二
十六年意如從齊盟

歸

案晉于十二年辭公
于鄆陵謀納公益明
十三年執意如以歸
則爲討得其罪矣惜
乎終使其罰由晉亦
失其政而彊家以同
惡相庇故也

無忌帰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十五終

平湖何錫驊
漢州張祥齡　校

春秋宋鄭交兵表敘

春秋之初宋鄭號中原大國宋紹微子之封而鄭取虢檜之地地既偪近力又相埒故其勢常至于鬬爭乃吾統觀春秋宋鄭之故而知天下不可以一日而無伯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宋鄭凡四十九交戰然其局凡三變蓋當初年晉楚未興齊亦僻處東服其時犬牙相錯者惟宋魯鄭衞而鄭莊以善用兵常結援于齊而藉其力繼又結魯宋合衞陳蔡以搶之而不能當也至宋馮之世始立突繼又責賂而讎突後復助突以求入交戰尤數當是時魯桓衞惠鄭厲宋莊俱負篡弒大惡號稱四凶相與逐利棄信結黨崇奸競用干戈朝盟夕改生民之塗炭極矣此春秋之一大變也至齊桓興而兵爭息桓歿而宋襄以

爭伯一戰而軍敗身傷晉文襄起而兵爭又息當是時宋鄭之君俱共玉帛以從容于壇坫之上閒一用兵不過帥敝賦以從大國之後無兩君對壘朝勝夕負報復無已者亦足見霸功之有益于人國矣迨晉悼嗣伯其事乃與桓文少異晉合天下之力以爭鄭鄭患楚之數來屢盟屢叛故惡于宋以激諸侯之兵使楚疲于奔命而不敢與晉爭而後乃固與晉時交戰尤數十年凡十三戰此宋鄭之事之又一變也蕭魚以後悼公及平公之初海內嬉恬至向戌弭兵宋鄭更僕僕于晉楚之廷民不苦于戰鬬而苦于供億兩國息于兵戎者六十八年而陳蔡卒坐受楚滅其事得失又相半至春秋之末晉楚俱衰齊景欲圖伯而不終宋景乃率其祖之故智伐邾滅曹妄意爭伯與鄭以隙地啟釁釁興兵革卒至彼此交取師全軍覆歿得不償失此又宋鄭之事之一大變春秋將夷而爲戰國矣統計伯功之始終始于齊桓之北杏訖于晉昭之平邱首尾凡百四十有八年每當伯功之息則宋鄭首發難春秋于列國戰爭不悉書獨于兩國自隱桓至定哀凡取邑取師無不備載蓋以其地踞中原關于天下之故伯功視兩國之向背爲盛衰而兩國又視伯功之興廢爲休戚聖人思王不得已而更思伯其亦有見于此乎余故撮略其事輯宋鄭交兵表第三十七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十六　南菁書院

春秋大事表卅七　宋鄭交兵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隱四年夏宋　秋翬帥師會　隱五年九月冬宋人伐鄭　隱六年冬宋
公陳侯蔡人　宋公陳侯蔡　邾人鄭人伐　圍長葛　入取長葛
衛人伐鄭　人衛人伐鄭

左傳宋殤公之卽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入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爲道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之羽父固請而行諸懼于宋敝邑爲道立欲求寵于諸侯使侯之師敗鄭徒兵取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告于宋曰君伐鄭以其未而還　入其郛以報東門之除君害敝邑以賦與案此服虔謂卽位之役　入衛人伐鄭圍陳蔡從于是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左傳秋諸侯復伐鄭左傳以報入郛之役宋取鄭邑一也公子馮出奔鄭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入告于鄭曰請君釋入欲納之及衛州吁之羽父固請而行諸懼于宋敝邑爲道立欲求寵于諸侯使侯之師敗鄭徒兵取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告于宋曰君伐鄭以其未而還　入其郛以報東門之除君害敝邑以賦與案此服虔謂卽位之役　入衛人伐鄭圍陳蔡從于是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案左傳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服虔謂殤公以隱四年卽位此四戰也第三戰謂取邾田係宋邾交兵與鄭無與宋鄭交兵三

案此服虔謂卽位之役宋取鄭邑一

案此宋鄭交兵五

卽位之第一戰也宋鄭交兵(一)

隱九年傳鄭

入以王命來

告伐宋冬公

會齊侯于防

謀伐宋

案此服虔謂卽位之六戰也然據傳文鄭人來告伐宋冬公會齊謀伐宋尚未實有其事如何成爲一戰而六年冬宋人取長葛與前年之圍自是兩事服反不列此似未當

隱十一年傳桓二年三月桓十二年十月桓十四年冬桓十五年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壬戌大敗宋師

宋不告命故不書

案此服虔謂卽位之十一戰也宋鄭交兵(二)

隱十年傳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乘虛入鄭

案此服虔謂卽位之八戰也宋鄭交兵七戰也宋鄭交兵六

宋師于菅

左傳庚午鄭師入郊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

案此服虔謂卽位之七戰也宋鄭交兵六

宋人蔡人衛人

入鄭

伐取之

左傳蔡人從宋衛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杜註三國之師在戴故鄭伯合圍之

案此服虔謂卽位之九戰也宋鄭交兵八

伐戴鄭伯入宋

案此服虔謂卽位之十戰也宋鄭交兵九

伐鄭

左傳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太宰督因民怨不堪命弒殤公召公子馮于鄭而立之路于鄭公爲之二盟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前辭不公遂與鄭盟于杜氏預曰告伐而不告入取故不書

案十年十一戰正義武父同伐宋引服虔說只有取邾案是時宋鄭息兵已田非是其餘皆宋鄭十年至是以多責賂宋得國今至見伐而交兵事也至立莊公之故鄭突遂背恩而以後宋鄭已解仇釋結直至莊公立突責莊之無恥而鄭突之宋伐鄭一

取鄭邑

二

李氏廉曰宋莊本以

伐鄭

鄭伯

左傳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太宰督因民納厲公亦執厲公而求賂厲公立宋多責賂之路于鄭公爲之二盟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前辭不公遂與鄭盟于杜氏預曰告伐而不告入取故不書

案十年十一戰正義武父同伐宋引服虔說只有取邾案是時宋鄭息兵已田非是其餘皆宋鄭十年至是以多責賂宋得國今至見伐而交兵事也至立莊公之故鄭突遂背恩而以後宋鄭已解仇釋結直至莊公立突責莊之無恥而鄭突之宋伐鄭一

取鄭邑

二

李氏廉曰宋莊本以

入衛入陳入

伐鄭

鄭伯入陳侯于袁伐

鄭

左傳是年五月鄭厲公謀殺祭仲不克出奔蔡九月入居于櫟冬公會于袁謀伐鄭將納厲公弗克而還

案十二年十四年之交伐宋與鄭突已成仇矣今復助突而伐忽蓋前日之伐突爲多責賂也故反親而爲仇今日之助突冀後之傾國以償也故

桓十六年夏 莊十五年秋 莊十六年夏 僖六年夏公 僖二十二年

四月公會宋 鄭人侵宋 宋人齊人衛 會齊侯宋公夏宋公衛侯

公衛侯陳侯 左傳諸侯爲宋伐鄭 人伐鄭 陳侯衛侯曹許男滕子伐

蔡侯伐鄭 鄭間之而侵宋 伯伐鄭圍新 鄭

程子曰突善結諸侯 案鄭突處櫟二十年 一旦得志遽興脩怨 案齊桓爲宋伐鄭蓋 左傳鄭伯如楚夏宋 復忘仇而盡力然爲

故皆爲之致力屬伐 之師于宋又背是年欲得宋之心而弭鄭 公伐鄭冬十一月楚 之至右紲合者魯桓

鄭 鄭之盟蓋欲以嘗試之驕也故鄭厲雖倔 城 人伐宋以救鄭戰于 一人而已厥後諸侯

劉氏敞曰伐鄭以納 伯令俾得免罪也而強亦聽命 左傳以其逃首止之 洮宋師取績公傷股 伐鄭無功直至莊十

突不書納不與其納 齊卽與諸侯伐之仍 使宋自主兵故明年 案自莊十六年至此 四年突自以兵力乃

也 宋伐鄭一 鄭卽聽令同盟于幽 宋從齊伐鄭二齊桓 凡二十有一年宋鄭 入則以魯桓既死無

卒前曰之伐突與今自是訖齊桓之世宋 未嘗以私怨交一矣

曰之助突蔡衛陳皆鄭之兵爭患矣 僖六年新城之役乃

與荊侯合候離若是鄭侯宋二 從伯令則齊桓之續

三國惟宋是聽而宋 偉矣洎齊桓歿宋襄

爲惟利是圖獨魯桓 嗣伯鄭料其不能抗

始終無異心蓋桓與 楚如楚往朝宋不量

鄭厲同惡相濟而材 力而遽伐鄭致橫挑

力又足相埒且欲邀 強楚軍敗身傷此宋

其援紀而反乃父之 自取釁非鄭之罪也

所爲也故甘爲之盡 宋伐鄭一

死力而不離逮魯桓

死而伐鄭之師亦不

復舉矣

宋伐鄭三

案齊桓未伯以前鄭

厲宋莊之世交兵凡

四

僖二十七年文十七年春宣元年秋楚 宋公陳侯衛 冬晉人宋人

冬楚人陳侯晉人衛人陳子 鄭人侵宋 侯曹伯會晉 伐鄭

蔡侯鄭伯許人鄭人伐宋

左傳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師于棐林伐宋宋及晉平

男圍宋

左傳晉荀林父師師之北林之役及諸侯伐宋宋曰何故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鄭討齊皆取賂而還宋魯及曹衞且然鄭不此凡二十有四年宋也遂受盟于楚秋楚人乃還

案自宋襄敗屻以後弒君猶立文公而還魯討齊皆取賂而還左傳楚爲賈救鄭遇晉亦以前敗之無功天下諸侯靡然從楚案自僖二十七年至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于北林以晉解揚晉也遂連兵伐之夫晉魯及曹衞且然鄭不此凡二十有四年宋也遂受盟于楚秋楚人乃還足責矣

鄭未嘗交兵即此年于侵宋

鄭從楚圍宋一

鄭之伐宋亦從伯而鄭從楚侵宋二

自僖十七年齊侯小討弒君之賊非以私案前曰鄭從晉伐宋自卒至二十八年晉怨也則文襄之績俾晉取賂而還則此舉文踐土之盟中間隔于齊桓矣而此時晉從楚侵宋楚必以討十二年宋鄭交兵凡二

宣二年春王夏晉人宋人宣十年六月成三年春王成十年五月



二月壬子宋衞人陳人侵晉人宋人衞正月公會晉公會晉侯齊

華元帥師及鄭

人曹人伐鄭侯宋公衞侯侯宋公衞侯

鄭公子歸生

左傳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

曹伯伐鄭

帥師戰于大

左傳趙盾及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曹伯伐鄭

棘宋師敗績

陸氏九淵曰晉楚爭鄭之役也鄭公子偃帥師禦之從晉而不與其從師禦之使東鄙覆諸楚者以晉爲中夏有鄙敗諸亟興之

左傳鄭伯如晉晉人執諸銅鞮鄭人更立君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五月晉會諸侯伐鄭

宋從晉伐鄭三

左傳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弗與盟冬鄭公子歸生帥師伐宋圍緡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

案自伯統既興以後宋鄭交兵俱從晉楚君之後遂不復以霄無兩國自合戰者或宋恥爲事宋鄭之兵迫于彊令而非其意爭復息或不得已而乞師大宋從晉侵鄭三鄭穆國以免滅亡今宋鄭宋文之世宋鄭交兵爲敵國乃公然受楚凡六

命伐宋兩軍對壘至
踰其主將鄭之罪亦
重矣然所以然者由
宋負弒君之罪鄭以
討賊為名故鄭卒勝
而宋卒敗耐
鄭伐宋三

成十六年夏 成十七年夏冬公會單子 成十八年夏冬楚人鄭人

四月鄭公子 公會尹子單晉侯宋公衛 楚子鄭伯伐 侵宋

喜帥師侵宋 子晉侯齊侯 侯曹伯齊人 宋宋魚石復

左傳楚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
鄭子罕伐宋
鄭伐宋一
是年晉敗楚于鄢陵

宋公衛侯曹邾人 入于彭城

宋從晉伐鄭五
伯邾人伐鄭
時鄭成公以楚王集門外逆會楚子伐宋矢之故堅從楚故晉取朝郟楚子辛鄭皇鬲三假王命以討之辰侵城郜取幽正同而不服成十六年秋伐彭城納五大夫以伐鄭宋衛以後至故三百乘戊之而還

左傳鄭伯侵宋及曹
左傳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
鄭從楚侵宋二

襄元年傳秋 鄭從楚伐宋一

晉景厲之世宋鄭交惡年晉悼公立兵凡六

楚子辛救鄭正月鄭師伐師衛南殖侵 會晉侯宋公公子貞鄭公

侵宋呂留鄭宋 鄭 衛侯曹伯莒孫輒帥師伐

子然侵宋取 左傳楚令也
鄭伐宋四 左傳諸大夫欲從晉子騑曰官命未改宋從晉侵鄭一 子邾子滕子宋

大正 左傳子騑曰君命以討之辰侵城郜取幽正同 高氏閌曰以宋公爲偏陽故也 薛伯杞伯小

鄭從楚侵宋三 鄭從楚伐宋五 邾子齊世子

光伐鄭

左傳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徼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于我

秋公會晉侯宋十一年夏公會晉侯宋秋七月楚子未病楚不能矣乃許鄭成十一月已亥同盟于戲宋從晉伐鄭二

宋公衛侯曹鄭公孫舍之公衛侯曹伯

伯莒子邾子帥師侵宋齊世子光莒

齊世子光莒

左傳鄭人患晉楚之故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晉悼三駕之宋從晉伐鄭三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趙氏鵬飛曰鄭自子蟜之死君臣皆有歸晉之心戲之盟亳城之役既服而復叛以楚逼之不置耳悼公知楚之遠于鄭故屢會于諸侯必至吾又從之則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晉悼三駕之三晉大夫說之使疆埸同盟于亳城北之司惡于宋宋向戌晉悼三駕之二侵鄭大獲夏鄭子展宋從晉伐鄭五侵宋

鄭侵宋六
宋侵鄭四

定十五年鄭哀七年春宋宋人圍曹冬

宰達帥師伐皇瑗帥師侵鄭駟弘帥師皇瑗帥師取

宋

鄭

救曹

左傳敗宋師于老丘之役杜氏預曰宋公子地奔鄭鄭入爲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

李氏廉曰自宰達伐宋之後有哀七年皇瑗之侵九年雍邱之役其秋宋公伐鄭十年夏宋入伐鄭十二年宋向巢伐鄭卒至十三年宰達取于郜之師而後已正與隱

張氏治曰老丘之役宋鄭始因隙地以起鄭侵宋二

左傳鄭師救曹侵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

宋取鄭師二

李氏廉曰觀左氏所載使有能者無死而正以二人歸則殺人多矣春秋之末特書取師者二蓋志春秋之將爲戰國而長平

我晉師瞢諸侯之兵有甚于此時者也蕭牧楚而爲晉也

魚之役鄭服晉楚不敢爭宋鄭之兵爭息矣

鄭從楚伐宋七

宋

汪氏克寬曰鄭雖不義宋覆其師而盡取之亦云憊矣而又君親帥師以伐其國明年偏師再伐十二年向巢又伐卒至十三年鄭人復取宋師然則宋鄭之喪師皆皇自取之也

宋伐鄭三

公初年公子馮之事
相類
案昌襄十一年蕭魚
之會至此凡六十八
年惟公之世至平公
初年宋鄭俱列在盟
會至向戌弭兵宋鄭
俱僕僕于晉楚之廷
行役繁而兵爭息矣
至此乃復以隙地啟
釁如春秋初年時
鄭伐宋一

哀十年夏宋 哀十二年秋哀十三年春 哀十五年夏

人伐鄭 宋向巢帥師鄭罕達帥師鄭伯伐宋

取宋師于岡 續經 鄭伐宋四

卓氏爾康曰宋景宋自揣量妄圖與伯前年以曹伯陽歸而齊晉不加討其志益驕其皇璦又盡得許瑕嘗戈錫子產與宋魋者有賞魋懼逃歸之師則視滅鄭不啻

左傳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膾使狗曰得桓魋焉曰彌作頃邱玉人為戍曰勿有是及遂取宋師于岡以六

案定哀之世伯統已絕宋鄭交兵凡九恰與隱桓初年對照

之坑所由來也

入曹之易鄭非弱國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邑為卿豈肯逐為俘虜喪師鄭人為之城岡戈案左氏例悉虜而俘之曰取隱十年鄭莊于岡與薛止之役得錫九月宋向巢伐鄭之曰失相當兵驕者敗宋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取三邑岡邑十二月鄭罕達伐取之惡其滿且惡之謂也

宋伐鄭四

救岡丙申圍宋師

宋伐鄭五

其讎也桓文既興以後求有書取師者則列國猶有所憚而不敢肆至春秋之末而書取師二志二國之與春秋相終始聖人欲不與桓文得乎

鄭取宋師三

新陽汪之昌
太倉畢長慶 校

春秋城築表敘

國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豳風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召誥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言先王之世役民而民不知相與趨事赴功如此也夫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所謂說者非家喻而戶曉之也民知其事之不獲已而非爲其私則雖捐軀赴刃而民不怨況區區力役乎周公東征三年破斧缺斨而詩人作詩致美至平王之世揚水之役特期成耳而民相與怨思此以見存乎其事而不係乎期之久近與役之勞逸也春秋十二公其用民力多矣僖公修泮宮復閟宮不志于經程子謂復古興廢乃禮之大者至城郭溝池以爲固非立國之本務春秋自莊以後或黷武啟釁而防報復或背盟大國而慮見

討又況末季權臣擅侵奪小國以自封殖甚矣故凡城之志無論時不時皆譏臺囿之築耽細娛而忘國計其失更不待言莊公忘父讎不報而一年三築臺昭定當權臣竊國而築郎囿蛇淵固此眞下愚不移無足與論得失之數矣輯春秋城築表第三十八

春秋大事表卅八　城築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先母舅震峰華氏曰城者完舊築者創始經書築者八皆譏也書城二十有三春城四夏城七冬城十二左氏于冬城多曰書時書時無貶乎穀梁子曰凡城之志皆譏何也凡城郭溝池以爲固有國之所務而非有國之先務也不務脩德而節勞民于城築土功之役以爲保邦之要雖以時脩之庸得無譏乎又況如莊公城諸防亟興土功于大饑告糴之後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開魯莒數世之爭而左氏皆曰書時其非聖人之旨明矣或又以爲聖人重用民力雖時亦書然則十二公宮廟之脩非用民力者乎

春秋書世室屋壞新作世室不書成公三年新宮災作新宮亦不書僖公脩泮宮作閟宮亦不書故知凡城之志雖合乎時猶譏而以爲重民力而書城者猶未盡聖人之旨也

城二十三附淩洈

隱七年夏城郠隱九年夏城祝丘桓五年夏城桓十六年冬莊九年冬浚洙

中邱

左傳書不時也

郎

左傳書不時也

祝邱　城向

高氏閌曰祝邱是齊左傳書時也穀梁城爲保民爲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邱而後伐郠紀公欲助紀而畏齊月則此乃十月也爲張氏洽曰洙水在魯兩境上邑齊將襲啖氏助曰下有十一糾之來討故非時城此今之八月縱是同月亦今之九月農功未畢不可興役益城無極凡城之志而後伐郠紀公羊畏齊也解殺子糾猶有畏齊之心故淺而深之以譏也趙氏鵬飛曰郎逼于齊將北會齊鄭伐宋魯將北會齊鄭伐宋羣不可興役張氏洽曰下有十一月即夏正九月亦不能明政刑固德政更造城以安民宋襲宋爲北亢壽虛保民以德不以城也之策故城以備之

洙

孫氏復曰得其時者其惡小非其時者其惡深

莊二十九年

冬城諸及防

左傳書時也

諸及鄆

范氏甯曰小穀魯地穀梁遂繼事也家氏鉉翁曰魯比歲凶飢而莊公輕用民力不惟城一邑併城緊大事公一歲三築趙氏鵬飛曰既伐郠以城郡備郠難二邑故雖時而必書臺而冬復不雨今春取邑師徒亦敝矣又興民濫曰凡書土功復興此役其不恤天災而非時勢民可知雖時非善之也愈于非時者爾其間亟興矣

莊三十年

春城小穀

左傳書時也

杜氏預曰因伐郠師以城郡備郠難

築趙氏鵬飛曰既伐郠取邑師徒亦敝矣又遂城郡其意以爲既伐郠邑不可不備郠畏莒故也郠莒魯所雖其亦念兵之勞而爭者民之疲歟況三月今杜氏譚曰春秋凡城之正月以東作之始築之事皆譏況帥師土功而亟書之則無論時不時皆貶也此

文七年三月

遂城郚

左傳書時也

杜氏預曰因伐郠師以城郡備郠難

築趙氏鵬飛曰既伐郠取邑師徒亦敝矣又遂城郚其意以爲既伐郠邑不可不備郠畏莒故也郠莒魯所

文十二年冬宣八年冬十二月季孫行父帥師城平陽

左傳書時也

高氏閌曰懼晉故也方輿大要又城平陽重困民力

趙氏鵬飛曰左氏例水昏正而栽案水昏正乃夏之十月非周之十月今見書十月遂謂之時是不識夏正之朔也

年春甫新延廈于是又城諸防豈不爲亟而譏之乎

呂氏大圭曰十二公興力役莫甚于莊公築緜者一築邑者一築臺者三城邑者二新延廄者一其不城一邑不築一囿愛民力而重農事者惟僖公爾

成四年冬城成九年冬城

襄七年四月

襄十三年冬

襄十五年夏

中城

杜氏預曰公欲叛晉故城而爲備

黃氏震曰中城魯內城

案魯有東西二鄆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此爲東鄆近莒之邑莒徼皆非也未有設險魯所爭者在今沂州府沂水縣治東北四十里此年城鄆爲西鄆近晉之邑成十六年公待于鄆卽此今備耳其後沙隨之會爲晉州府鄆城縣昭孟獻子守于公宮則二十六年齊取之以其故可知矣

居公者時公以不禮

案此條左傳以爲書于晉欲叛晉故城之時諸儒俱宗其說趙氏匡謂城實摧壞豈得不修陳氏岳謂得時則書以示之高氏閱趙氏鵬飛則謂莒以無備楚入鄆鄆逼于魯故懼而爲之備彙纂謂設險有國之所不廢況不奪民時可以無譏愚謂春秋常事不書無有書之以示法者且以爲懼楚而爲備則當脩邊鄙不然亦當修外城無有遷城中城之理此必宮闈之故無疑讀望溪先生之論實

城費

季孫宿叔孫

城防

豹帥師城成

郛

左傳南遺爲費宰叔孫使城之南遺辭曰城小而敝寇讎由之使盡焉將不堪也請殿

左傳南遺爲費宰叔孫使城之時也于是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將早城臧武仲請俟

彰聞欲去季孟因恐而奪農時哉

而城乎勞民甚矣

家氏鉉翁曰春秋之法城非其時貶城非其制貶與兵以城尤在所貶

役用是知城防以備有九大夫帥師而城者三見文襄之際大夫張矣

劉氏絢曰由不能救成故成郛見壞而城也

獲我心矣

襄十九年冬定六年冬城定十四年城定十五年冬哀三年夏季

城西郛　中城　莒父及霄　城漆　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左傳懼齊也

高氏閌曰公之所有杜氏預曰公助范氏張氏洽曰謀伐邾也

玉氏葆曰魯備齊難中城而已成九年城叛晉故懼而城二邑定公之喪邾子來奔喪事魯謹矣哀公即位不務睦鄰而二年取其田七年俘其君杜氏預曰魯黨范氏卒使吳人乘間來伐故懼晉比年四城齊人問罪而取謹聞許氏翰曰所城近敵利未至而害隨之矣故帥師焉

城武城

左傳穆叔歸曰齊猶季孟則城中城陽虎未也不可以不懼乃欲去三桓亦城中城懼齊鄭而城中城將以公以自固耳

方氏苞曰僑如欲去皆欲得公以濟其亂

城武城

通典費縣有古武城

今故城在費縣西南

案後八年陽虎戰敗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則知平日城邑非本務也

高氏閌曰襄公四書九十里

哀四年夏城西郛

杜氏預曰備晉也

哀五年春城邾瑕

此

杜氏預曰備晉也

許氏翰曰定哀十六年間凡八城邑魯既師氏協曰魯不能親仁善鄰撫民庶而不得事晉不能自強屢奪民力以興土功惟務高城深池以捍往年城莒父及霄又外患春秋備書以著城啟陽又城此六年魯無德政勞民萬數又城邾瑕一叛于晉如此後雖城邑不復而自備不暇如此亦志矣末矣

莊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杜氏預曰公在諒闇虞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于廟又不敢逆王命故舍于城外

莊二十八年春新延廄

左傳凡邑有宗廟先公羊新者何脩舊也君之主曰都無曰邑脩舊不書此何以書

杜氏預曰書築臺新脩舊且非土功之時

莊二十九年春築臺于郎

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

穀梁作爲也有加其度也南門者法門也

莊三十一年新作南門

凶年不脩

劉氏敞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興作脩舊造邑陸氏從而廣之曰言城者城舊城也多矣獨書延廄南門曰言築者築新邑也蓋何哉延廄者天子之臺囿無新舊皆曰築廄非諸侯之殿南門張氏洽曰二十八年築郎則大無麥禾二十九年新延廄城諸大之防則有譏三十一年汪氏克寬曰僖公之三築臺則冬不雨莊經並無築城土功之事則庶幾能愛民者而猶有南門之役且如此猶不知懼耶

莊三十二年夏築臺于薛

公羊何以書譏遠也

王氏葆曰顧命孔氏傳南門路寢門則知魯南門乃路門也魯庫雉二門既用天子之制惟路門猶仍舊故僖公因其敝而斥之

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

穀梁作爲也有加其度也南門者法門也

王氏葆曰顧命孔氏傳南門路寢門則知魯南門乃路門也魯庫雉二門既用天子之制惟路門猶仍舊故僖公因其敝而斥之

成十八年八昭九年冬築定二年冬十定十三年夏

月新作雉門築蛇淵囿

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爲也

家氏鉉翁曰魯君擁虛器而猶興築囿之役其爲季氏厭民乎

高氏閌曰魯僭天子之禮天示變以警之

水經注蛇水又西逕鑄城西左傳所謂蛇淵囿也京相璠曰濟北有蛇邱城城下有水魯囿也今蛇邱故城在濟南府肥城縣

高氏閌曰前此未有書築囿者是後昭九年築郎囿定十三年築蛇淵囿人君之示子孫可不謹哉

李氏廉曰成公自朝晉而歸士匄來聘杞桓公朝益晉卓之初欲親魯以成伯業故致此耳而成公遽自以爲安肆意于苑囿之樂所謂及是時般樂怠敖者也

其度焉是譏之譏終南無已也特書新作罪在定公也

汪氏克寬曰昭九年之時且書于策以示戒況盛夏耘耔農事方殷而役民以興苑囿不待貶絕而罪著矣

故春秋特書新作以譏之

附外城六

李氏廉曰齊伯之編外城三獨城邢爲美晉伯之編外城三惟城成周無譏愚謂城虎牢乃晉悼扼鄭之吭以制楚之南向其功尤大豈得以偪鄭爲譏乎

僖元年齊師 僖二年春王 僖十四年春 襄二年冬會 襄二十九年

宋師曹師城 正月城楚丘 諸侯城緣陵 于戚遂城虎 仲孫羯會諸

邢 牢 侯之大夫城

左傳諸侯城之救患也

孔氏穎達曰不言城公羊城杞也
夷儀而言城楚丘邢已杜氏預曰不言城杞未遷也
孫氏覺曰春秋城杞城衛衛未遷也

張氏洽曰邢雖已遷卓氏爾康曰第言城城邢斥言其國緣陵
無力自城諸侯若不陸氏淳曰不書取許
城之終未能以自定城之役于諸侯諸侯國者書國未遷者書
桓公因其既遷命三各自受功魯第從本地春秋之法然也
師爲之版築使足以沈氏棨曰不言伐取李氏廉曰僖公爲成
守合于救患分災之 國往衛非與諸侯同 汪氏克寬曰城杞之
行不得書諸侯也 功器用不具城池未 趙氏鵬飛曰闔閭宋彭
以救患之義平公爲
悼夫人城杞而春秋

案楚丘不書衛先儒固不若城邢之美故城爲宋治叛臣爾其不予以保小之仁則遂疑楚丘爲內城黃不再敘諸侯然杞未利不及天下故繫之于公私之際審矣氏仲炎至引卜楚丘滅特不待其自遷而宋遂城虎牢天下均之父爲證指爲魯邑城緣陵以遷之未如此妄說也先毋舅曰蒙其安非鄭所得專考詩定之方中作于封衛之專故諸侯以楚宮爲僖公元年建凡舉而不削蓋城緣陵之義不若城邢而亥之月于夏爲十月定之往之二年建亥之月于夏爲十月定功亦劣于楚丘也

昭三十二年

冬仲孫何忌

會諸侯之大

夫城成周

左傳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

吳氏澂曰王城自平王東遷以來天子世世居之故其城完固成周乃周公遷殷頑民之地其城圮惡時子朝雖棄王城奔楚而餘黨尚多王不敢居王城而留居成周諸侯以兵戍之自城之後始徹諸侯之戍黃氏正憲曰成周非爲城圮以其狹小不足以容眾故廣而大之如狄泉水在城外今則遶入城內矣若爲圮而城不過完舊何待勞諸侯之大夫哉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十七終

平湖何錫驊
太倉畢長慶 校

春秋四裔表敘

昔先王疆理天下建置侯甸而蠻夷戎狄猶錯處內地春秋之世其見于經傳者名號錯雜然綜其大概亦約略可數焉戎之別有七其在今陝西之臨潼者曰驪戎即女晉獻公以驪姬者秦置驪邑邑有驪山俱以戎得名其在鳳翔者曰犬戎嬴西戎之別在中國其先嘗攻殺幽王秦驅逐之至春秋時種類猶存閔二年虢公敗犬戎于渭汭是也其在瓜州者曰允姓之戎遠莫知其所居秦晉遷于中國則曰陸渾之戎今爲河南府嵩縣又曰陰戎又曰九州戎又曰小戎晉惠公母家傳謂小戎子生夷吾逮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處之陸渾世役于晉亦曰姜戎佐晉敗秦師于殽自後無役不從亦數與會盟以其處晉陰地

謂之陰戎昭十七年陸渾貳于楚晉荀吳滅之其餘服屬于晉者謂之九州戎自晉滅陸渾城汝濱地而有之楚亦滅蠻氏係汝州之地而汝水南北遂爲晉楚分界其先陸渾而居伊洛之閒者又有揚拒泉皋伊洛之戎揚拒泉皋皆戎邑王子帶曾召之以伐京師焚王城東門爲禍最烈自秦晉遷陸渾而此種浸微後泉戎地入于周爲前城而文八年公子遂因趙盾盟伊洛之戎于暴成六年與陸渾蠻氏同受命于晉侵宋則伊洛陸渾並爲晉之內臣矣蠻氏亦戎別種在汝州西南亦名茅戎以處茅津得名在今解州之平陸地頗遼遠成之元年王師嘗爲所敗後屬晉乃哀公之世晉執戎蠻子以畀楚而楚之強益不可制其在直隸之永平者曰北戎亦曰山戎春秋初嘗侵鄭伐齊已而又病燕齊桓公因北伐山戎襄四年無終子嘉父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者其別種也又有在山東之曹縣與蘭陽接壤者經直曰戎無名號春秋初屢與隱公會盟隱九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所謂戎州已氏之戎是也胡氏以徐戎當之夫戎在魯西境徐戎在魯東郊凡伯聘魯還過楚邱而戎伐之豈所云東郊者乎凡此皆諸戎之大略也狄之別有三曰赤狄曰白狄曰長狄長狄兄弟三人無種類而赤狄之種有六曰東山皋落氏曰廧咎如曰潞氏曰甲氏曰留吁曰鐸辰潞爲上黨之潞縣處晉腹心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明年並滅甲氏留吁鐸辰俱在今之廣平鐸辰在潞安境白狄之種有三其先與秦同州在陝之延安所謂

西河之地其別種在今之眞定藁城晉州者曰鮮虞曰肥曰鼓鮮虞最强與晉數鬬爭而肥鼓俱爲晉所滅蓋春秋時戎狄之爲中國患甚矣而狄爲最諸狄之中赤狄爲最赤狄諸種族潞氏爲最晉之滅潞也其君臣用全力以勝之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遂滅潞而晉侯身自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稷在河東之聞喜而曲梁在廣平之雞澤綿地七百餘里旋復得留吁之屬晉之疆土益遠狄所攘奪衞之故地如朝歌邯鄲百泉其後悉爲晉邑班氏所謂河內殷墟更屬于晉者蓋自滅狄之役始也然狄之强莫熾于閔僖之世殘滅邢衞侵犯齊魯其時止稱狄未冠以赤白之號其後乃稍稍見于經傳意其種豪自相攜貳更立名目如漢之匈奴分爲南北單于而其後遂以削弱易制傳云眾狄疾赤狄之役遂求成于晉此其徵也東方之夷曰萊曰介曰根牟後萊介并于齊根牟滅于魯不復見經惟淮夷當齊桓之世嘗病郛病杞後復與楚靈王連兵伐吳然皆竄伏海濱于中國無甚利害南方之種類不一羣蠻在辰永之境百濮爲夷盧戎爲戎羣蠻當楚莊王時從楚滅庸自後服屬于楚鄢陵之役從楚擊晉而盧戎與羅兩軍屈瑕後卒爲楚所滅率微甚無足道者余觀夫齊桓創霸以來存三亡國而終不敢加兵于狄戎伐周而管仲爲平戎于王幾若儕于敵國而范文子謂狄爲三彊自宣迄昭六七十年晉威陸渾兼肥鼓剗潞氏留吁鐸辰戎狄之在河朔閒者稍稍盡矣獨無終以請和得存而鮮虞亦曰中山至戰國時爲列國僭號稱王後滅于趙輯春秋四裔

春秋大事表卅九四齋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戎

四裔之中戎種最雜亂難稽或三名而爲一族或一種而隨地立名隨時易號至五六而未已其中盛衰之故略可見綜而計之其別有七如文十六年戎伐楚西南則爲楚山閒之民非有名號不列于戎之數

戎　北戎　允姓之戎揚拒泉皋繇氏　大戎　驪戎

即戎州己山戎　無終

氏之戎　即戎子駒支之祖范宣子所謂伊雒之戎一名茅戎杜註諸雒戎尼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者又昭伊水雒水之閒一名戎蠻在今陝西鳳翔府境杜註陳留濟陽正義曰土地名九年傳允姓之奸居于瓜州杜註今陝西安府臨潼縣東二十里有驪戎城案大戎即周之驪狐也史記匈

在今山東曹州終三名爲一北註瓜州今燉煌泉亭
府之曹縣與柯平有無終縣在今陝西鄜州
南蘭陽縣接界今直隸永平府薊西五百二十
玉田縣怡西有六里
隱二年春 古無終城 陸渾之戎僖十一年
杜註蠻氏戎別奴傳西伯昌伐
在今河南府洛陽種河南新城縣畎夷氏穆王伐
莊二十八
縣即詹桓伯所
犬戎幽王時申
謂惠公歸自秦
案前漢志河南侯兒犬戎其故
而誘以來者僖
新城縣曰蠻中殺幽王于驪山
故戎蠻子國今之下遂取周之
汝州西南有蠻城焦穫而居于涇
渭之閒晉文侯
城
公會戎于潛 戎侵鄭 隱九年北 同伐京師 男女以驪 年傳晉伐
杜註順其俗以不見經
爲禮潛魯地正
二十二年秦晉
遷陸渾之戎于
伊川杜註陸渾
在秦晉西北二
國誘而徙之遂云則知此戎種杜註垂亭在新也本與山戎及爲莊公之二十
陸渾各爲一族二年其地則入
陸渾長是燉煌
之地名徙之伊
川復以陸渾爲
號也宣三年楚
伐陸渾即此至
故驪戎國也其
汝州西南有蠻城
犬戎幽王時申
侯與犬戎攻殺
幽王于驪山
新城縣曰蠻中
故戎蠻子國今
汝州西南有蠻城焦穫而居于涇
渭之閒晉文侯
興秦襄公救周
逐出之而其遺
民留居渭濱關
中國者尚案國語云晉滅
留居渭濱關中驪戎不詳何年
伊川杜註陸渾
在秦晉西北二
國誘而徙之遂云則知此戎種杜註垂亭在新也本與山戎及爲莊公之二十
陸渾各爲一族二年其地則入
陸渾長是燉煌
之地名徙之伊
川復以陸渾爲
號也宣三年楚
伐陸渾即此至
故驪戎國也其
潛 戎侵鄭 隱九年北 同伐京師 男女以驪 年傳晉伐
杜註順其俗以不見經
爲禮潛魯地正
二十二年秦晉
遷陸渾之戎于
周案伊雒之戎
義云會據公往
戎爲非人故得
入王城焚東門
文十七年
逐出之而其遺
民留居渭濱關中驪戎不詳何年
伊川杜註陸渾
在秦晉西北二
國誘而徙之遂云則知此戎種杜註垂亭在新也本與山戎及爲莊公之二十
陸渾各爲一族二年其地則入
陸渾長是燉煌
之地名徙之伊
川復以陸渾爲
號也宣三年楚
伐陸渾即此至
故驪戎國也其
陸渾之戎 桓六年北 戎伐齊 姬
陸渾與陸渾地略相
近觀此年傳所
謂惠公歸自秦
而誘以來者僖
二十二年秦晉
遷陸渾之戎于
周案伊雒之戎
義云會據公往
戎爲非人故得
入王城焚東門
文十七年
逐出之而其遺
民留居渭濱關中驪戎不詳何年
伊川杜註陸渾
在秦晉西北二
國誘而徙之遂云則知此戎種杜註垂亭在新也本與山戎及爲莊公之二十
陸渾各爲一族二年其地則入
陸渾長是燉煌
之地名徙之伊
川復以陸渾爲
號也宣三年楚
伐陸渾即此至
故驪戎國也其
陸渾之戎 桓六年北 戎伐齊 姬
陸渾與陸渾地略相
近觀此年傳所
謂惠公歸自秦
而誘以來者僖
二十二年秦晉
遷陸渾之戎于
周案伊雒之戎
義云會據公往
戎爲非人故得
入王城焚東門
文十七年
逐出之而其遺
民留居渭濱關中驪戎不詳何年
伊川杜註陸渾
在秦晉西北二
國誘而徙之遂云則知此戎種杜註垂亭在新也本與山戎及爲莊公之二十
陸渾各爲一族二年其地則入
陸渾長是燉煌
之地名徙之伊
川復以陸渾爲
號也宣三年楚
伐陸渾即此至
故驪戎國也其
潛 戎侵鄭 隱九年北 同伐京師 男女以驪 年傳晉伐
杜註順其俗以不見經
爲禮潛魯地正

邱以歸　杜註北戎郎山別爲九姓戎

仲平戎于晉　晉在今山西解杜註桑田號地州之平陸且連在弘農陝縣東

杜註楚邱衛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

襄四年無亦曰陰戎王　宜向南故州之北境驅域頗不狹今河南陝州閿

終子嘉父　張趯率陰戎伐潁杜註陰戎陸渾之戎以其處

僖十三年　晉陰地謂之陰無備以用兵爲

樂楚邱在曹縣東南四十里本戎州己氏之邑

因魏莊子　晉大夫魏絳也

秋會于鹹　鹹晉地

爲衛之南楚邱

納虎豹之　戎詈桓伯曰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註允姓陰

凡伯聘魯道過

戎境戎因執之

皮以請和　戎之祖

以歸也隋開皇

時同時置雨楚

邱縣一在漢已

諸戎　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

民縣以戎伐九杜註無終山戎伯之楚邱爲名國名

亦曰九州　雒之戎陸渾

桓二年公昭元年晉戎　僖十六年渾蠻氏從

及戎盟于荀吳敗無　昭二十二年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以納王于王城京四年

終及羣狄　告于齊齊　時蠻氏屬于晉

莊十八年于太原　正義曰北平有變子無終縣太原即杜註九州戎即太原郡晉陽縣陸渾之戎自宜計無終在太原三年楚莊伐陸渾遂爲王室難

公追戎于濟西　吳氏浚曰戎即東北二千餘里渾之戎陸渾遂遷于南鄙桓與之盟者不知何故遠就戎入魯境魯將太原來與晉戰于楚昭十七年晉荀吳滅之劇之而戎遁退盡與諸戎近晉陸渾于齊楚餘故魯莊以兵遠者相率而其來眾屬晉爲九州戎州鄉屬五鄉爲州

也

莊二十年

冬齊人伐戎　許氏翰曰齊桓既伯七年諸侯略定是時始伐戎

徵諸侯而襄五年王　王慮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

使王叔陳　成周　杜註自十一年生惠戎于　晉

昭二十九之戎盟于　年晉趙鞅　城汝濱

荀寅帥師　左傳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遂會伊雒之戎杂氏光曰戎蠻晉曰公子珍之既倆子則安于

張氏溥曰戎在魯西南魯之患也齊伐戎所以親魯也

莊二十四年戎侵曹

曹羈出奔

陳赤歸于曹

杜註羈蓋曹世子

陳氏岳曰戎既侵曹而羈出奔是曹懼戎而出其君明矣羈既出赤乃入是戎出羈而納赤亦

明矣詎可謂羈大夫歟

案己氏之戎本居曹縣與曹接壤故得專廢置其君如秦之于晉齊之于魯是時桓公方盛而戎猶如此橫亦甚矣

莊二十六年春公伐戎

許氏翰曰隱桓世有戎盟至莊公戎始變渝是以有濟西之役于此伐戎以報怨也

杜註汝濱晉所也

王化而服從晉

杜註伊雒之戎伯吉也特以地勝伐魯故遂不在申東許鄭之及復君王干盟西而南即楚之趙盾乙酉遂盟白狄故楚人誘雒戎四日之間鬱孑而殺之

專行二事大夫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故晉公子以貴之

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

秦景時伊雒之戎猶橫魯亦良之故汲汲與盟

楚

然既盟遂不復左傳楚謀北方來伐己得以禮禦梁及霍圍蠻氏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晉陰地之命大夫王施誘執戎蠻子與其五大夫以歸楚師亡

伯宗衛孫

良夫鄭人

今河南陝州盧氏縣有晉陰地故城爲命大夫

伊雒之戎

屯戍之所

陸渾蠻氏

杜註梁在河南梁縣西南今汝州西南四十里

侵宋

案此時伊雒之有梁城又梁南戎已馴服宋後有霍陽山在汝昭三十三年子州東南三十里

朝之亂王師敗皆戎蠻子邑

續于前城服虔高氏曰梁本周同姓後爲梁即邑時爲蠻氏所

泉戎地落已入嬴後屬楚謂之爲工城邑其滅南梁之年則不可考案自後戎種之在中國者蠻矣獨無終以請和于晉得存

夏公至自伐戎

秦戎卽在魯西南春伐而夏始至戎之難克可知矣

狄

史記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圊洛之閒號曰赤翟白翟杜註亦云白狄在晉西此因左傳白狄與秦同州而爲是說耳以愚考之狄之見于傳不一而足均在晉之東與西無預潞氏在今山西潞安府皐落氏則在今平陽府垣曲縣鮮虞在直隸眞定府肥在藁城縣西南鼓在今晉州晉之滅潞也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曲梁爲今廣平府永年縣蓋反出其東而轉攻之則卽一潞氏而疆域之廣亙千有餘里且閔僖之世狄滅邢滅衞滅溫伐齊伐魯伐鄭伐晉幷蹂躪王室藉非境壤相接何以能爲患至此則自山西以迄直隸河南直接山東之境皆其所出沒特其俗不城郭就山野廬帳而居莫能指名其何處耳且又遷徙無常傳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盩指蒲與屈言蒲屈爲今山西之隰州吉州以後漸東徙晉重耳之適諸國也先奔狄而後適衞適齊境道顯然狄在晉東可知矣征南得無爲史記所誤乎

赤狄

其別有六曰東山皐落氏曰廧咎如曰潞氏曰甲氏曰留吁曰鐸辰

白狄

其別有三曰鮮虞曰肥曰鼓

長狄

曰鄋瞞

莊三十二年冬狄伐邢

狄始見經
案自宣十五年以前凡單以狄舉者皆赤狄也邢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

閔元年春齊人救邢

閔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

衛今河南衛輝府淇縣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不見經

杜註赤狄別種皐落其氏族在今山西平陽府垣曲縣

僖元年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後漢志聊城有夷儀縣在今山東東昌府聊城縣西南十二里

僖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

僖八年夏狄伐晉

左傳七年晉里克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眾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

僖十年春狄滅溫溫

子奔衛

今河南懷慶府溫縣西南三十里有古溫城

僖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邱之郛

懼狄難也杜註爲明年狄侵衛傳

僖十三年春狄侵衛

趙氏鵬飛曰前年狄滅溫溫子奔衛今狄侵衛以衛納溫子也齊桓坐視而不救失其職矣

僖十四年秋狄侵鄭

鄭今河南鄭州

趙氏鵬飛曰狄至是復侵鄭甚矣如是之甚而復不能討桓公之伯心怠哉

僖十六年秋狄侵晉

左傳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韓之敗也

僖十八年五月狄救齊

時齊桓公卒宋襄公圖伯伐齊納孝公殺無虧狄救四公子之徒

冬邢人狄人伐衛

此狄稱人之始先儒以其伐衛救齊爲義故稱人以進之非也不可云邢狄伐衛故加一人字以別之耳杜氏謂無義例爲得之

纂纂曰狄與邢伐衛書人至二十一年狄獨伐衛則復書狄皆取便文也

衛衛因病邢狄又援齊以爲邢謀至此遂爲邢侵衛衛謂宋襄圖伯而反使狄居仗義之名衛文中興而已即冒背德之罪則文公與甯武子謀國未爲盡善而狄之侵衛未可謂無名也中國顧倒如此春秋安得不望晉文之出乎

僖二十四年夏狄伐鄭

朱氏睦㮮曰鄭在王畿王所倚毘頹叔桃子將欲叛王故先伐鄭此蓋爲叔帶謀爾伐鄭果出王意是年王出居于鄭伐鄭而依鄭無是理也

冬天王出居于鄭

僖二十五年夏晉侯

僖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傳爲邢謀衛難也于是衛方病邢

案齊桓攘狄封邢衛桓甫殁而衛即從宋伐齊邢狄救齊伐衛衛即病邢齊狄復爲邢謀衛難春秋詳書不殺蓋深慨宋襄之失道而急望晉文之嗣興也杜少陵詩云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蓋亦同此意以爲進狄而書入非聖人之旨

僖二十一年春狄侵衛

杜註爲邢故

張氏洽曰因邢之盟也

吳氏澂曰狄因宋衛伐齊喪仗義興師以救齊又與邢協力伐

納王 不見經

彙纂曰晉侯有功王室未有不告諸侯者其事不見于經是夫子削之也愚謂狄人奉臣伐君致天子播越其罪大矣晉侯宜聲其悖逆之罪帥六師臨之其功高于城濮十倍乃以久依狄人之故隱忍不發誅子帶而宥狄是顧私恩而虧大義夫子削而不錄職是故歟彙纂但責其請隧以兵威彊取畿內之邑猶未見及此也

僖三十年夏狄侵齊

左傳閒晉之有鄭虞也胡康侯曰晉文若移圍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家氏鉉翁曰晉文置狄不問以狄無僭王圖大之心而楚之志不在小

僖三十一年冬狄圍衛衛遷于帝邱

吳氏澂曰狄去年侵齊今又圍衛若無晉伯然豈以晉文居狄之久而狎之歟

僖三十二年夏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左傳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盟家氏鉉翁曰衛三十年閒國几再遷抑亦微弱矣一旦狄有內亂從而侵之狄請平自是北鄙不聳

案左傳狄有亂三字最宜着眼看自是赤白狄分號今不一狄亦浸微自閔元年至此狄之橫于中國三十四年矣是年冬晉文公卒

僖二十三年夏狄侵齊

左傳因晉喪也

秋狄伐晉晉人敗狄卻缺獲白狄子

白狄始見傳
案凡單稱狄者皆赤狄也白狄于箕

杜註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在其將佐爾

今太谷縣東南三十五里

案自僖三十年以來狄連歲爲中國患侵齊伐衞今竟敢于伐晉且深入至箕使非晉襄此舉狄禍其未有艾乎

文四年夏狄侵齊

汪氏克寬曰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以晉襄無攘卻之謀故也

文七年夏狄侵我西鄙

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貫季問鄧舒且讓之

案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傳云鄧舒爲政此傳云云知此狄之爲赤狄明矣是時晉襄既歿秦晉交爭故狄人得以肆其侵暴也

文九年夏狄侵齊

案狄不侵齊五年矣至是復肆其橫則以乘楚之得氣故也

文十年冬狄侵宋

高氏閌曰狄侵諸大國獨宋未爾今復侵宋者以宋昭公之亂未定也

文十一年秋狄侵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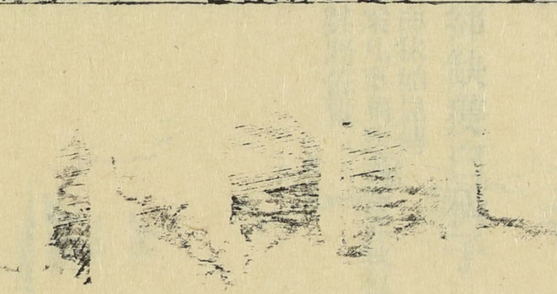
高氏閎曰十餘年之間狄四侵齊其强如此所以大鹹之功也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案此狄是赤狄也下言獲長狄僑如猶言獲宋華元獲陳夏齧俘獲之將佐爾經不書以夷狄故略之彙纂亦云傳先言敗狄于鹹後言獲長狄僑如蓋以長狄爲狄中之一人非以長狄爲國號與我意合

文十三年冬狄侵衛

趙氏鵬飛曰狄自鹹之敗銳鋒頻挫今復侵衛者以衛迫于狄時成公方會魯于沓故狄乘虛而侵之



獲長狄僑如

案先儒皆以長狄白狄爲國號經當云晉敗白狄于箕叔孫得臣敗長狄于鹹今經傳皆直云狄而後言郤缺獲白狄子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足知狄之君爲赤狄而長狄白狄皆其將佐之臨陣見獲者爾左傳又言晉之滅潞獲僑如之弟焚如非其明證歟若說僑如爲鄭瞞之君防風氏之後守封隅之山去中國二千餘里安能爲患公羊以爲一之齊一之魯一之晉穀梁又以爲直敗一人之辭自古未有以一人而能爲寇患者誕愈甚矣蓋長狄不過如後世巨毋霸之屬狄人恃以爲威猛而卒見獲其勢遂日微情理想當如是爾

宣三年秋赤狄侵齊

赤狄始見經

案狄自入春秋以來俱止書狄蓋舉北方引弓之人合而爲一也即狄有亂以後貪之役白狄見矣而以狄冠之白狄猶爲之屬至是顯然分國爲二其自通于中國加一赤字之號而白狄亦以八年侵晉伐秦自爲盟會征伐不復就赤狄之役矣此匈奴分爲南北單于之始也

宣四年夏赤狄侵齊

案狄是時四出侵伐連年用兵號令不一此狄之衰徵也

宣六年秋赤狄伐晉

圍懷及邢邱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

宣七年秋赤狄侵晉

取向陰之禾
杜註晉用桓子謀故縱狄

宣八年夏晉師白狄伐秦

白狄始見經
左傳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
案此時白狄知赤狄之將亡而欲結晉以自固也

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欒函

左傳郤成子求成于眾狄眾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
杜註赤狄潞氏最強故服役眾狄
案此云眾狄專係白狄之種類若鮮虞肥鼓之屬是也晉侯以親在會盟欲攜赤狄之黨以絕其援至十五年遂滅潞氏益知前

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左傳六月癸卯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鄧舒奔衛衛人歸之晉晉人殺之秋七月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獻俘于周
案潞氏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黎侯潞安府長治縣西三十里有黎侯亭曲梁故城在直隸廣平府永年縣東北

宣十六年春正月晉

日之合而今日之分也僑公初年當狄之初起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眾狄蓋此時合諸部為一力大勢盛遂無敵于天下

獲長狄焚如

案焚如是僑如之弟國滅而見獲是赤狄之殉難者耳晉盟眾狄而長狄不與兄弟與國同死可謂義矣如果有鄣瞞之國在吳郡之永安何為不歸其國而甘以其身為赤狄殉乎

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左傳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杜註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并盡其餘黨案甲氏在今直隸廣平府雞澤縣地留吁今山西潞安府屯留縣南十三里有純留故城鐸辰當亦在潞安府境十一年之盟眾狄此等俱不在內以其爲赤狄之種類故必殄滅之而後已知前日之所盟者白狄也

成三年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左傳討赤狄之餘焉杜註廧咎如赤狄別種潞氏餘民散入廧咎如故討之案是年赤狄之種盡絕

成九年冬秦人白狄伐晉

案是時秦召楚與狄伐晉故于二年晉敗狄而旋卽伐秦也

成十一年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高氏閎曰此狄蓋白狄也九年秦人白狄伐晉此先敗狄而後伐秦是知報九年之役也案是時赤狄之種盡絕故中國直名白狄爲狄不復別之如赤狄之在閔僖之世也

襄十八年春白狄來

杜註不言朝不能行禮高氏閎曰春秋書白狄于是焉

襄二十八年夏白狄
與諸侯朝于晉
不見經
朱之盟故也是時白狄屬楚
昭元年夏晉荀吳帥
師敗狄于大鹵
左傳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
于太原崇幸也
案羣狄即所云眾狄益白狄也
宣十一年郤缺求成于眾狄以
攜赤狄之羣遂滅潞氏是後役
于晉從晉伐秦中間爲秦所誘
而有交剛之敗其禍遂息閱四
十二年復牽帥無終以伐晉無
終今直隸薊州在太原東北二
千餘里且會與晉和羣狄敢爲

攜燭爲患邊鄙宜其啟晉雄心
而有肥鼓之滅也
昭十二年秋晉荀吳
滅肥以肥子綏皋歸
不見經
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
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
杜註肥白狄也鉅鹿下曲陽縣
西有肥累城在今直隸眞定府
藁城縣西南七里縣西南有昔
陽亭爲肥國都與新樂縣接壤
冬晉伐鮮虞
左傳因肥之役也
杜註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
市縣今直隸眞定府新樂縣西
南有新市故城其地有鮮虞亭
昭十三年秋晉荀吳

侵鮮虞　鮮虞不見經

是年八月晉會諸侯于平邱甲車四千乘鮮虞人聞晉師悉起因不設備晉荀吳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大獲而歸

杜註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人城在今直隸眞定府唐縣

昭十五年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以鼓子鼓鞮歸

左傳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鼓人告力竭食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杜註鼓白狄之別種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在今直隸眞定府晉州西今州治卽漢志所云鼓

昭二十二年六月晉荀吳再滅鼓　不見經

左傳晉之取鼓也既獻廟而復反鼓子已又叛晉屬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鼓鞮歸使涉佗守之

杜註鼓地屬晉矣

案是時白狄之種亦絕獨留一鮮虞至戰國時爲中山王

定三年秋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　不見經

獲晉觀虎特其勇也

定四年晉士鞅衞孔圉帥師伐鮮虞

趙氏鵬飛曰晉伐楚諸侯之利而六卿之害也故定公出而六卿忌其有功辭蔡卑鄭而隳其成效晉伐鮮虞晉之害而六卿之利也故荀氏士氏趙氏交伐以顯其績

定五年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傳報觀虎之役也

哀元年秋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以救范氏

經止書齊衛二國沒魯與鮮虞不書

哀三年春齊衛圍戚

求援于中山

杜註中山即鮮虞

案戚爲衛太子蒯聵所居而景公方與晉爭伯助子圍父助臣叛君而皆求助于外裔中國之不道甚矣

哀四年冬荀寅奔鮮虞

不見經

齊國夏伐晉會鮮虞納荀寅于

柏人

案自昭元年以來晉無歲不興邊功置楚不問而與外裔爲難滅肥敗井欲剗鮮虞而銳意立功者荀吳范鞅也身殁未幾而其子爲晉所逐反求托庇黷武之禍至于如此天道好還可不戒哉

哀六年春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傳治范氏之亂也案鮮虞與肥鼓杜註皆云白狄種歷觀諸傳其地大抵在直隸眞保之閒益知史記所云居于河西者誤也

東夷

僖十九年傳宋襄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又論語子欲居九夷註云東方之夷有九種若畎夷黃夷白夷之屬今考春秋左傳杜氏所稱東夷國絕少如萊介諸國以其僻小不通于中夏故遠外之若吳楚越儼然與中國會盟且吞併諸夏不復列于蠻夷之數矣

淮夷

僖十三年淮夷僖二十九年春宣七年夏齊侯宣九年取根牟

病杞 不見經

杜註淮夷魯東夷案魯地盡江南海州沭陽縣淮夷當在今淮安府山陽安東之閒

介葛盧來

杜註介東夷國在城陽杜註介葛盧東夷國也今山東萊州府膠州東南七十里有黔陬城古介國也

昭四年夏楚子及諸侯淮夷會于申

案淮夷自病杞以後百餘年不見經傳楚靈特欲借以舉兵也

冬介葛盧來

左傳以未見公故復來朝張氏治曰介再來魯而列之于會者蓋欲借以舉兵也

秋七月楚子以僖三十年秋介葛盧來

戴氏溪曰萊于齊為近故齊必欲服之

萊

伐萊

杜註萊夷也今東萊黃縣東南

根牟

僖十九年傳宋襄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

杜註根牟東夷國也琅琊陽都縣東有牟鄉在今山東沂州府沂水縣東南

宣九年夏齊侯伐萊

案是年齊侯復伐萊而邊鄙之患由來久矣魯根牟在魯東前會助齊與萊中隔一齊素無嫌伐萊伐萊非魯之利特欲悅齊以為己取根牟之計耳萊險固而根牟弱小故魯之取較易于齊

昭八年蒐于紅

自根牟至于商

諸侯及淮夷伐人侵蕭

案介在山東之膠州而蕭爲江南徐州府之蕭縣相去千有餘里越魯而侵蕭則其來雖未必殺國佐使清人殺國勝而侵蕭則其來雖未必殺國佐使清人殺國勝求援而其窺探情事熟覽徑道可知矣

吳

昭二十七年傳

范獻子曰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

襄二年春齊侯伐萊 不見經

左傳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萊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秋魯葬夫人齊姜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

襄六年冬齊侯

成十八年王湫衛革車千乘

案此時根牟已入爲魯邑傳言其極東以至極西之境也

奔萊 不見經

左傳齊爲慶克之難故殺國佐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

南蠻

春秋之世楚境不能越洞庭而南楚使對桓公言曰寡人處南海特詩辭耳故其時蠻夷之在今湖南境者皆係徼外世服屬于楚無由自通于中國中國往往不能舉其號第稱蠻曰羣蠻濮曰百濮以概之蓋其種類實繁其地爲今某州縣

滅萊

左傳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傳于柴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遂入萊晏弱圍棠滅之遷萊于郳

杜註萊邑北海卽墨縣有萊鄉在今山東萊州府卽墨縣南八十里自是齊地東際于海矣

亦難可深考獨盧戎以敗屈瑕軍楚滅之爲廬邑文十六年楚戰黎爲廬大夫侵庸其地在今江漢閒略可紀焉

盧戎

桓十三年楚屈瑕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

杜註盧戎南蠻今湖北襄陽府南漳縣東五十里有中廬故城中郡亦曰中廬鎮孔疏盧與案黔中故城在今湖南辰州府沅陽縣西辰沅諸境所隸之蠻峒長官無君長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案晉建寧郡在今雲南

羣蠻

文十六年楚大飢羣蠻叛楚聚于選昭九年師圍鄧

後漢書南蠻傳曰蠻廣于楚鄧陵之役蠻與共擊桓伯曰巴濮楚鄧吾南十也

杜註巴國在巴郡江州縣今爲四川重慶府治巴縣江水逕其城南三折如巴因名

百濮

巴

桓九年楚及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

赤狄白狄論

春秋之世有赤狄白狄又有長狄長狄兄弟三人無種類而赤狄白狄種類最繁案經傳所見赤狄之種有六曰東山皋落氏曰廧咎如曰潞氏曰甲氏曰留吁曰鐸辰白狄之種有三曰鮮虞曰肥曰鼓然以予考之閔僖之世狄尤橫其時止稱狄未有赤白之號蓋當時之單以狄舉者皆赤狄也赤狄最強能以威力役其種類白狄故居河西其別種在中國者赤狄能役屬之而長狄尤其酋豪中之魁異者合諸部爲一力大勢盛故能以

東約言其地當在楚之南境而迤西

楚

昭十九年楚子文十六年楚人爲舟師以伐濮秦人巴人滅庸

兵威伐邢入衛滅溫伐周又能仗義執言救齊伐衛以齊晉之強莫之能抗也其疆域自晉蒲屈以東東與齊魯衛爲界蓋自平陽潞安以及山東之境雜居山谷緜地千里故當日邢衛宋魯齊晉鄭諸國胥被其患逮魯僖公之三十二年而狄始亂明年伐晉而白狄子見獲蓋其種類自相攜貳各分部曲如匈奴之分五單于勢分力弱自是而赤狄白狄紛然見經而狄於以不競矣論者謂長狄白狄之各爲一國非也蓋其初皆屬于赤狄後稍稍離異始以名見于春秋文宣之世威令不行四出侵伐屢見挫衂經書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皆狄之將佐後僑如之弟焚如與潞俱滅則狄之死國難者春秋賤之故不書使不得與潞子嬰兒等則

其種之貴賤可知矣綜而計之莊公三十二年而狄伐邢暴橫中國更三十有四年而狄有亂赤狄白狄始分又三十有五年而赤狄潞氏滅于晉又六十有五年而晉滅肥又十年而晉滅鼓白狄止存鮮虞首尾百四十有四年之閒盛衰強弱之故豈不較然也哉晉里克之逐狄也曰懼之而已無速眾狄則當狄之合狄之所以盛也郤成子之求成于狄也眾狄疾赤狄之役遂求成于晉則當狄之分狄之所以衰也春秋始書狄而後書赤狄白狄者蓋因列國之赴告與狄之自通于中國者而書之皆當時之實錄學者可由此思其故矣杜氏于呂相絕秦以白狄爲晉婚姻謂赤狄之女白狄伐之以納于文公其意似以鷹咎如爲赤狄而重耳所奔爲白狄此出于臆見無可考據鷹咎

如之女爲叔隗季隗而狄女亦稱隗后則本爲一姓當時之止稱狄者皆係赤狄無疑也太史公稱諸戎翟自有君長莫能相一統據春秋之末至戰國而言耳非所論于魯閔僖之世也

戎狄書子論

昔先王建國胙土命爵分爲公侯伯子男春秋時班班猶存然亦有出于時王之所賜如王命曲沃武公以一軍爲晉侯郤犨來進爵爲小邾子是也而于戎狄則無聞乃吾觀宣昭之閒赤狄之別有潞子嬰兒白狄之別有肥子緜皋鼓子鼙鞮者聖人皆書之于經而左氏不著其封爵之所自杜預亦弗深考余嘗疑之其爵非先王之所賜亦非時王別命以土直以戎狄各居一方桀驁難制大國請于王爲命之如唐世外彝有叛者就加節度使之類耳而其先之不見于經何也閔僖之世狄最强盛聖人止書狄其時實未賜爵也僖之末年而狄有亂赤狄白狄始分宣三年而赤狄始見經八年白狄始見經自後凡書赤狄者七書白狄者三其時賜爵與否未可知而聖人略之不書者春秋于外彝多從其故號如楚之武文改爲楚已久而終莊公之世止書荆人是也逮晉滅諸國則其君臣自誇武功獻俘于王必詳列其國號與其君之爵與名如後世之露布自京師昭示遠近春秋安得而不書其爵乎至如甲氏留吁鐸辰則實未有國號未賜爵命聖人亦第從其實書之也經于潞氏及甲氏留吁明書赤狄而曰肥曰鼓不著狄號而杜氏知爲白狄之種者此或別有考據至其國名則各從其地潞氏以潞縣得名鼓

以鼓聚肥以肥累城得名此各因廬帳所在從而立稱知出于
春秋之季之濫加名器而不得比于徐楚吳越之列明矣推而
計之如所稱戎子駒支無終子嘉父戎蠻子嘉及陸渾子者例
皆書子無終乃山戎之別種陸渾係秦晉之所遷其非文武之
舊封尤最易明者他如楚之別爲夔宋之別爲蕭聖人皆書之
于經而未詳其封于何年正義云宋桓公之立蕭叔大心有功
宋人封之爲附庸孔晁註鄭語謂熊摯有疾而自棄于夔子孫
有功王命爲夔子此皆隱桓以後之別封者余悲夫春秋之國
日就微滅而亦有別爲建置如鮮虞亦曰中山至戰國時僭號
稱王與燕趙爲列國均非周初之舊封余因得而備論之庶春
秋當日之興廢較然可睹焉

范爲士會封邑考

山東濮州范縣爲晉范武子封邑世多疑之以晉當春秋中葉
不應拓土至此季氏私考遂以爲隨之別名此甚非也余嘗考
之武子之封范蓋自宣十五年晉人滅潞之後始也案宣十二
年邲之戰稱隨武子十五年荀林父滅潞十六年士會滅甲氏
留吁晉侯請于王命爲太傅王享之其時止稱武子而不稱隨
十七年請老遂稱范武子以後世世稱范意范爲赤狄潞氏地
晉滅其族而因以爲武子賞功之邑耳何則滅潞之役士會荀
林父二人同功荀林父賞狄臣千室士伯諫不殺荀林父猶予
以瓜衍之縣士會滅甲氏留吁豈獨無賞傳但載其將中軍爲
太傅而偶遺其封邑耳其范之爲狄地何也春秋時狄之疆域

甚遠伐邢而邢遷夷儀攘邢之故地入衞而衞遷楚丘處殷之故墟其後屢侵齊魯曹濮之境狄地實相犬牙而晉獻之世以蒲屈爲邊案蒲屈爲今平陽府隰吉二州之境自此以東皆狄地故曰狄之廣莫狄之東爲衞衞之東爲齊故其時晉之與齊甚遼遠齊桓會盟無由至文襄之世猶隔絕文公伐曹必假道于衞是則未滅潞氏以前晉決無由得范地既滅潞氏二年而武子遂封范中間不聞別侵齊魯故知范爲狄之故地無疑當是時楚方强横服鄭伐宋晉概置不問而卻缺士會專致力于狄其意以爲爭無益之虛名不如爲拓土之實計故求成以攜其黨滅留吁甲氏以盡其族自是以後衞之故封如河內朝歌邯鄲百泉之地悉爲晉邑幾有中原大半與齊魯衞三國爲鄰

境鞏之戰遂卷甲而長驅入齊矣後東昌之冠縣爲晉冠氏邑邱縣爲晉乾侯邑而齊爲餘以廩邱入晉廩邱亦范境此皆宣公以後之晉非宣公以前之晉也余輯疆域而有見于范武子之事故備誌之使後有考焉

隨在今山西介休縣縣東有隨城隱五年翼侯奔隨卽此隨也士會既受范隨仍歸于晉案哀季札封延陵稱延陵季子後吏封州來稱延州來季子以兩邑並食故得兼稱今范氏惟稱范故知吏不食隨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十八終

新陽汪之昌
漢州張祥齡 校

春秋天文表敘

余讀春秋至日食與失閏輒歎周之歷法不傳其故殆莫可考而知也考今歷法三歲一閏五歲再閏而左傳于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云非常也杜預註非常鼓之月由置閏失所故致月錯是不應置閏而置閏誤使七月爲六月襄二十七年冬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云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哀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螽云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是爲應置閏而失不置于襄少再閏于哀少一閏雖書十二月實十一月即夏之九月也何閏法之錯繆至于如此日月行度據後世歷家推算大率以一百七十二日有餘而一交交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然亦有不正相值或食于夜則日食不見但無頻月食

法而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諸儒皆所不解以日月無頻交之理不交無從有食惟漢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俱于十月十一月晦頻食與春秋相同術士無從考知元郭守敬之言曰三代歷無定法周秦之閒閏餘乖次至漢造三統歷而是非始定經一千一百八十二年歷凡七十改創法者十三家足徵天之運行無常雖聖人創造歷法經數百年輒廢不可用竊意易稱治歷明時當湯武革命之初應天順人改定正朔其損益歷法必更大備而自堯命羲和舜齊七政而後六經之文無可考見識者惜之然則守敬所云歷無定法者特其法不傳于後非果三代聖人不爲更造也自武王革殷至春秋時又已數百年周衰失政世無明天子莫能修正

歷法莊襄定哀之閒閏餘失次日月交會其行度往往與後世錯固其理也漢初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廢壞宜改正朔始造太初歷自後日益精密自此以前至春秋經戰國之衰亂秦漢皆以力征日不遑給莫能以欽若昊天爲事則高帝文帝時之連遭頻食秦置閏多在歲後莫能隨月置閏恆書後九月與春秋之季略相彷其亦以此歟故論著之以俟後之精通歷法者攷焉輯春秋天文表第四十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十九　南菁書院

春秋大事表四十天文

日食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春秋書日食三十六謹天戒也或曰日食有常度矣當食而食天道之常于人事何有若是則天人之理不相符合而春秋之書之者爲贅也夫月之與日歲十二會爲十二朔朔者日月交會之期故食恆在朔而道有表裏或不正相值則月不能掩日歷家推算大率以一百七十二日有餘而一交交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經止書日食三十六必有應食而不食者矣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亦必有不

應食而食者矣故夫日食者歷家以爲常春秋以爲變也春秋之法常事不書而日食必書懼人主之忽以爲常也杜氏乃謂惟正陽之月君子忌之其餘則否然則非正陽之月而日食春秋不應書矣豈不謬哉或日或不日或朔或不朔史失之也襄十五年以後無不書朔日者矣書朔日者矣書鼓用牲于社三譏也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僭也不用幣用牲非禮也

隱三年春王桓三年秋七桓十七年冬莊十八年春莊二十五年二月己巳日月合朔日有食之 有食之既 食之 食之 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孔氏穎達曰日月同孔氏穎達曰既謂日彙纂曰歷家論朔有劉氏敞曰穀梁曰不處則日被月映而形光盡也日月之體大平朔有定朔以日平言朔夜食也非也春曉不見食必在朔然小正同相掩密者二行月平行推算某日秋闕疑據見而錄何休左傳非常也惟正月亦有雖交而不食與體相近正映其形故某時某刻合朔是爲以知其夜食而書乎之朔歷本作日有食

頻交而食者

張氏洽曰唐歷志云掩虧者二體相遠月遲疾取均度或加或日八地中故有夜食四序之中分同道至近而日遠自人望之減于平行爲某日某之說然必謂朝而知杜氏預曰非常鼓之相過交而有食然春則月之所映者廣故時某刻日月相會是其食則未可據益日月以長歷推之辛未秋于歷應食而不書日光不復能見而日爲定朔自劉洪乾象出而見其虧傷之處實七月朔置閏失所者尚多蓋日食必在食既也歷始有定朔于是非則時刻可稽其卽爲故致月錯

交限而入限不必盡黃氏正憲曰當時所朔不食自漢初以前朔日無疑若或食于食若過至未分月或食之處必關于魯分皆用平朔故有食于亥子之交則日未出月夏之四月是正陽變行以避之或五星者居多故自魯觀之朔之前後者公羊所而明復更何從見其之月然此經雖書六之或涉交數淺或在謂失之前失之後穀厲傷之處而知其食月實非六月由置閏陽歷陽盛陰微則不失所不應置閏而置食或德之休明而有梁所謂食晦日食既乎朔也

小眚焉則天爲之隱雖交而不食四者皆德之所生歷家之言如此則凡日食者不可歸之常度而爲德之不修可知矣

案衛朴沈存中王伯厚皆言此年日食今也古算皆不入食限杜又云歷陰氣傳云唯者明此月非正陽月

莊二十六年 莊三十年九僖五年九月 僖十二年春 僖十五年夏

冬十有二月月庚午朔日有王三月庚午五月日有食
癸亥朔日有有食之鼓用食之
牲于社
范氏甯曰救日用牲既失之矣非正陽之月而又伐鼓亦非禮

文元年二月 文十五年六 宣八年秋七 宣十年夏四 宣十七年六
癸亥日有食 月辛丗朔日 月甲子日有 月丙辰日有 月癸卯日有
之 有食之鼓用 食之既 食之 食之
牲于社
左傳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陸氏九淵曰言日不言朔食不在朔也旦之食必在朔食不在旦朔歷差也

何氏休曰社者土地之主月者土地之精上繫于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
呂氏大圭曰天子尊故責神諸侯自責而已牛必在滌三月乃成牲曰食用牲取具臨時非禮也
趙氏恒曰朝者已之所居社者神之所居故鼓于朝則爲責已而鼓社則爲責神
彙纂曰是年實係六月則伐鼓爲宜所失者不于朝而于社不用幣而用牲耳

成十六年六 成十七年十 襄十四年二 襄十五年秋 襄二十年冬
月丙寅朔日有 二月丁巳朔日有 月乙未朔日 八月丁巳日 十月丙辰朔

有食之　朔日有食之有食之

襄二十一年　冬十月庚辰　襄二十三年　有食之

九月庚戌朔　朔日有食之　春王二月癸　秋七月甲子　日有食之

日有食之　許氏翰曰比年食又比月食蓋自是八年之閒而日七食禍變無有頻食之理但古事奚或有之

楊氏士勛曰據今歷　西朔日有食之　朔日有食之　八月癸巳朔

石氏介曰諸儒以爲歷無此法或傳寫之誤然漢之時亦有頻食者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十月晦十一月晦是也天道至遠不可得而知後世案交會之度而求之亦已難矣

張氏洽曰悼公幸政逮大夫之微也

家氏鉉翁曰二十一年及此年連書日食疏家引歷術謂無連月日食之事愚謂天道有時而失常若執一定之律恐非春秋記災示警之意

襄二十七年　昭七年夏四　昭十五年六　昭十七年夏　昭二十一年

冬十有二月　月丁巳朔日　六月甲戌朔　秋七月壬午

乙亥朔日有有食之　有食之　朔日有食之

左傳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左傳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去衛地如魯地于是有災魯實受之大

杜氏預曰周十一月今九月斗當建戌而卿秋八月戌辰衛侯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惡卒冬十有一月癸丑十一年三月甲子未季孫宿卒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杜註衛地豕韋也魯有二十六閏今長歷地降婁也日食于豕韋之末及降婁之始推之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

杜氏預曰周六月是夏之四月爲建巳正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陽之月

孔氏穎達曰尚書季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有分同道也至相過之傳言唯正月朔者也其他月則爲災陽先代尚質日食皆用不克也故常爲水鼓幣周禮極文每事注氏克竟曰昭公之有差降惟正陽之月世見七日食比之他特用鼓幣餘月則否公羞最數梓愼不能因公之問告以遇災而懼之意乃云不爲災是黨于季氏也

孔氏穎達曰經傳所稱小也周四月今二言月互異者杜以長月故日在降婁歷推之乙亥是十一

月朔非十二月也若是十二月當爲辰在亥以申爲亥則是三失閏不止于再失推歷與傳合知傳是而經誤也

昭二十二年　昭二十四年　昭三十一年　定五年春王　定十二年十

十二月癸酉夏五月乙未十二月辛亥三月辛亥朔一月丙寅朔

朔日有食之　朔日有食之　朔日有食之　日有食之　日有食之

左傳梓愼曰將水昭左傳史墨曰六年及子曰旱也日過分而此月也吳其入郢乎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終亦弗克入郢必以無旱乎陽不克莫將庚辰日月在辰尾庚積聚也　午之日日始有謫火

王氏樵曰梓愼叔孫勝金故弗克皆妄測天道或傳者因時之旱而傅會也

定十五年八

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趙氏汸曰公羊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蓋以爲司歷失之考漢書律歷志西漢日食多在晦亦有先晦一日者公羊此義必有所受蓋聖人以日食不在正朔苟書于經非治歷明時之意故或去朔或去日以示義彙纂曰朔前朔後聖人何難據實以書而必各立義例乎且日食于朔二日則不得爲朔矣而可仍以朔書之乎故當以闕文爲正言當矣　案東山每有此穿鑿之說蓋過求而失之也彙纂之

星變

汪氏克寬曰經書星變者四莊七年之星變以王人不能勝五國之兵而王命益不行于天下也文十四年星孛以桓文迹熄而宋齊晉之君皆有禍亂也昭十七年星孛以王子朝庶孽奪正而兵力交于王都之內也哀十三年星孛以強吳爭伯而中國諸侯皆爲之服役也凡此皆變之大者而王伯衰亂之徵也趙氏汸曰日食星變皆爲天下記異左氏傳載叔服梓愼論星孛惟以大國災咎當之當時流俗之論上不知有王室下不知有天下大勢其所知者惟二三大國而已

莊七年夏四隕十六年春文十四年秋昭十七年冬哀十三年冬

月辛卯夜恆王正月戊申七月有星孛于大　十有一月有

星不見夜中朔隕石于宋　入于北斗　辰　星孛于東方

星隕如雨　五

何氏休曰周之四月程子曰春秋所書災異皆將死亂　火諸侯其有大災乎且也

夏之二月昏參伐狼異皆天人響應有致　胡傳後三年宋弒昭梓愼曰在宋衛陳鄭家氏鉉翁曰天欲旦

注之宿當見參伐主之之道以漢儒所言　公文二年齊弒懿公也明年夏五月壬午太陽將升而孛見焉

斬艾立義狼注主持皆奪舍不足信儒者文二年晉弒靈公　宋衛陳鄭災　妖星于太陽紘常之

衡平也皆滅者法度見此因盡廢之　穀梁其曰入北斗斗　胡傳大辰房心尾也　變也

廢絕威信淩遲之象陳氏深曰星陽象忽有墮域也　心爲明堂天子之象汪氏克寬曰星孛東

朱子曰日見于晝星隕而爲石石陰類是劉向曰北斗貴星人其前星太子後星庶方乃東方悖亂吳爭

明于夜天道常理今陽化爲陰精氣返爲君之象弗星亂臣之子孛星加心象天子强而越滅之之徵也

夜有日光常星不見頑礦也獨見于宋者類言邪亂之臣將亟嫡庶將分爭也後五經書孛者三始而應

此陰不陰陽不陽君齊桓終而宋始伯宋弒其君　年王室有子朝之亂在伯國繼而應在王

不君臣不臣之應也　無其德故天見災異黃氏震曰唐李淳風趙氏汸曰漢書註彗孛終而應在彗決吳

于其地以警悟之　始算孛行度謂此星孛長三星其占略同楚亦不能伯矣天變

在角由杓入斗是月而形少異孛星光芒愈甚而世變愈極春

自北而入晉居北齊短其光四出蓬蓬孛秋蓋傷之也

宋居晉之東故晉齊孛然彗星光芒長參

宋當之斗數七故云參如掃帚長星光芒

不及七年　有一直或竟天或十丈三十丈史記晏子對齊景公曰孛星將出彗何懼乎然則孛

書萬充宗黃梨洲春秋日食問答後

問云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頻食者二先儒皆謂日無頻食法王伯厚云衞朴推驗春秋合者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限豈二頻食亦入限乎抑史官怠慢當時失記從後追憶疑莫能定遂兩存之春秋因而不削乎

答曰沈存中云衞朴精于歷術春秋日食三十六密者不過得二十六七一行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惟莊公十八年一食今古算皆不入食法疑前史誤耳王伯厚之言本此愚按襄公二十一二十四兩年俱頻食歷家如姜岌一行皆言無比月頻食之理授時歷亦言其已過交限西歷則言日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則斷無是也

襄二十一年己酉九月朔交周　宮　九度五一二八入食限

至十月朔一宮一十度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

七月朔交周　宮　三度一九三五入限至八月朔交周一宮

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衞朴得三十五者欺人也其

言莊十八年一食自來不入食法按是年乙巳歲二月有閏至

三月實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合朔癸丑未初初刻交周一十一

宮二十八度三四三七正合食限朴蓋不知有閏故算不能合

耳朴于其不入食限者自謂得之于其入食限者反謂不得不

知何說也

按此問答推究春秋日食最精細但黎洲云西歷以越六月

卽能再食者卽高氏閎所稱歷家推步之法一百七十三日日月始一交交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是也高係宋時人是時西法未入中國則爲此說者亦不自西歷始矣頻食旣斷無此法而春秋之所以書者何也是時周歷算法已不准推步常遲一月頒歷云某月朔應日食到前一月之朔而日大食甚至襄二十四年七月朔食之旣人所共見魯史旣據實書之矣至後一月不見有食則以周保章氏所頒未敢輕削魯史非精歷算者不能考正是月之不入食限也則疑食之微或食于夜而人不見因並存之孔子因而不革看後來漢書本紀所載高祖卽位三年及文帝前三年俱于十月十一月晦頻食亦是漢初襲用秦正歷法未講致有此悞至武帝太初定歷以後則斷無此矣連月頻書者此非魯史官怠慢之過乃太拘守之過也若謂天道至遠不可得而知容或有此則自太初迄今二千年中更南北朝五代之濁亂絕無連月再食之事而獨于春秋時再見且于漢祖開創孝文恭儉之朝而再見無是理也

望溪方氏曰頻月而食何也後月之食眾所共見也前月之食史所誤推也設前月陰晦據所推以書于策而食在後月則莫肯追正其失而並書于策矣

案望溪之說大旨略同但以爲前月虛而後月實余前亦持此論後於黎洲集中見答萬充宗語遂改從今說黎洲精于天文意必有實據姑識此以俟後之君子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十九終

平湖何錫驊校
漢州張祥齡

春秋五行表敘

班氏云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漢董仲舒治公羊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言五行又與向異歐陽子曰聖人沒而異端起秦漢以來學者惑于災異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也故其作五代史書天而不書人二者之說果孰從乎曰二者雖殊其義一也諸子卽天以命人歐陽子以人而合天均無失乎易春秋之旨而已不言天則天道廢故謫見于天則王者避正殿不舉樂戒百工省闕失此春秋書災異之意易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也專言天則人事惑故太戊修德而祥桑枯死宋景公有君人之言而熒惑退舍此春秋書災異而不言所以然之

意易所謂先天而天弗違也後天者曰天意見矣可不懼乎先天者曰吾修吾人事而已在天者吾何知焉嗚呼其要歸于責人事以回天變故詳書災異而不列其事應以示吉凶無常人君側身修省無日敢卽怠荒之意垂教可謂至矣余觀春秋所載地震山崩水旱螟螽蜚蜚鸛鵒之類多見于莊宣昭定哀之世天意豈不顯然哉左氏于昭四年大雨雹載申豐言魯不藏冰之咎哀十二年十有二月螽仲尼歸之失閏此當日黨于季氏抹撥災異使人主漫不知省而復托于大聖人之言以欺後世嗚呼此張禹谷永諸儒所以接跡于天下也輯春秋五行表第四十一

春秋大事表冊一五行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地震

王氏葆曰春秋五書地震惟于文襄昭哀見之皆陽微陰盛君弱臣强之所致文公怠惰政在大夫襄公外役于强楚內脇于强臣至反國而不敢入若昭哀則遂失國矣

文九年九月襄十六年五昭十九年己昭二十三年哀三年夏四月甲子地震

癸酉地震

孔晁云陽氣伏于陰下見迫于陰故不能升以至于地動

孫氏覺曰春秋書地震不曰于某地蓋聖人之意曰地一震動

八月乙未地震

月甲午地震卯地震

汪氏克寬曰經書地震者五昭公之世再見是時季孫強僭已甚天之示變欲人君地震魯地也丁酉南之有所警而以德銷宮極震周地亦震也之也昭公漫不知省爲屋所壓而死

則其應于天下不止于一方安得曰于某也

遄及于難

汪氏克寬曰王城震而有子朝之奔魯地震而有陽州之孫天之示人顯矣

山崩

孫氏覺曰沙鹿崩梁山崩皆非魯地春秋書之有內辭焉川竭山崩所以召之者在于天下所以應之者徧于四海山雖在于晉而異及于天下不可以晉言也

僖十四年秋成五年梁山

趙氏鵬飛曰梁山在韓侯之國韓滅于晉公羊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之晉者山崩川竭天劉氏敞曰沙鹿最爲下之大異天地不爲不繫國名山大澤不一國而示變聖人亦以封諸侯守之豈爲一國而書之

八月辛卯沙崩

鹿崩

高氏攀龍曰梁山之東南爲晉西南爲秦西北爲白狄當限隔華夷之處而崩其變大矣

水災

趙氏汸曰災異在一國者以經所書本國人事考之則儆告之意可見董仲舒曰水者陰氣也春秋緯曰陰盛臣逆民悲情發則水出蓋桓公弒立而好亂三家之所自出莊公國母淫恣不能制宣公篡適成公幼弱而三家之勢成至襄公之末季氏益專此皆陰盛臣逆之應也

汪氏克寬曰書月則水之泛溢爲害蓋歷時而未平也經書內大水者八桓元年莊七年二十五年宣十年成五

年皆書秋莊十一年宋大水亦書秋桓十三年大水書夏惟
莊二十四年紀于八月姜氏入之後襄二十四年紀于七月
日食之後書月者未至歷時之久然非非常爲災則不志也

桓元年秋大　桓十三年夏莊七年秋大　莊十一年秋　莊二十四年
水　大水　水無麥苗　宋大水　大水

孫氏覺曰大者非常高氏閎曰春秋之時張氏洽曰蓋文姜宣杜氏預曰公使弔之張氏洽曰夫人姜氏
之離水非常而爲災井田漸廢畎澮溝洫湮陰盛不制之所感故書入而大水應之天人
或害禾稼敗廬舍則皆無而不治于是遇周之秋今五月麥熟邑氏祖謙曰春秋之感應之速如此
書之　大水而無以決遇大苗將秀因水漂盡故世災異多矣聖人不
家氏鉉翁曰不書月旱而無以溉聖人書麥與苗俱無　汪氏克寬曰唐高宗
槩一秋而言也傷人大水者悼生民之受　其害而無以拯濟之　能盡書取其一二甚立太宗才人武氏爲
害物而後書　王氏葆曰經書水災也　昭儀而萬年宮夜大
者九而桓居其二莊　雨水幾溺其身天人
居其三是大水之災　相感之際焉可誣也
二公居三之二矣豈
桓公積惡不悛莊公

釋雒不復怨氣蘊結
有以致之歟

莊二十五年宣十年大水成五年秋大襄二十四年
秋大水鼓用　大水

何氏休曰先是城平　張氏洽曰是年山崩許氏翰曰夷儀之會
湯取根牟及蘚役重　水　家氏鉉翁曰六年螽復
民怨之所生　七年大旱今復大水徵
孔氏穎達曰門城門　也鼓與牲二事皆失　咎徵頻仍未有甚于
也鼓用牲非日月之食天討未加發而爲水　此時者宣以臣弒君
故譏之　不鼓　以子逐母罪大惡極
劉氏敞曰凡天災有　幣無牲非日月之食　以水不克伐齊則知
孫氏覺曰日食必鼓　水之所及廣矣非特
者爲陰侵陽其爲驗　旱之災書此以示戒
甚遠而災未見故聖　也
人爲伐鼓之法以救
之大水則災及于物
其驗已明而災已著
無服于鼓也
張氏洽曰比年大水

莊二十五年宣十年大水成五年秋大襄二十四年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大水

莊公不思謹內外之防嚴夫婦之別而徒以牲牷求免此魯之所以亂也

雷電霜雪冰雹

高氏閌曰春秋書大雨雪者三隱以日書桓以月書僖以時書西戌亥月皆非大雨雪之時也以時書爲尤異

汪氏克寬曰書大雨雹三僖二十九年昭公迭見于三年四年僖公頗能勤于政事以銷天變故及末年始有失政之漸遂爲文公縱權之張本若昭公則昏懦不立卒不免乾侯之辱天之示人顯矣

隱九年三月桓八年冬十僖十年冬大僖十五年九僖二十九年癸酉大雨震月雨雪　雨雪　月已卯晦震秋大雨雹

電庚辰大雨　黃氏仲炎曰雨雪常趙氏鵬飛曰非大雪也惟大而爲害故書之時而大雪常寒之此獨不言大者周之冬十月今之八月非雨雪之時故以異書也

雪

胡傳周三月夏之正月雷來可以出電來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是陰氣縱也

孔氏穎達曰說文云震劈歷震物者電陰陽激曜者雷之甚者爲震

昭二年冬大　昭四年春王

雨雹

正月大雨雹

劉氏敞曰申豐言聖王在上無雹可也言

雹之爲災由藏冰故非也魯未爲不藏冰如今之天下莫有藏冰何故雹不輒降乎豐棠于季氏不敢端言其罪故爲抹殺災異此與張禹谷丞何異哉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宜殺而不殺也十月隕霜殺菽不宜殺而殺也其變相反而其占一也咸福者人主之柄主失其柄以有罪而賞必至以無罪而罰其事相反而其實一也

趙氏汸曰月令季秋之月霜始降草木黃落謂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之十月霜當重而不能殺草李梅再花而實周十月夏之八月霜不當重而殺菽皆非常之災李堯俞曰菽之爲物易長而難殺者穀梁傳曰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范氏曰舉殺豆則殺草可知

僖三十三年定元年冬十二月隕霜月隕霜殺菽不殺草李梅孔氏頴達曰八月未應霜殺菽菽者大豆之苗又是耐霜之穀今以八月隕霜霜能實

杜氏諤曰春秋詳記殺菽是非常之災故蓮人君之戒也生殺動植之類皆繫人君之德故詳志之

許氏翰曰僖公寬仁過厚其失也豫而文公以闇弱繼之三桓之盛自僖公始卒以專魯啓亂著矣

案春秋書無冰三桓十四年以正月成元年以二月襄二十八年書春周之正二月夏之十一月十二月也法當堅冰無冰温也是爲常燠之罰書雨木冰一成十六年以春王正月正月今之仲冬時猶有雨未是盛寒雨下即著樹爲冰寒甚之過其節也是爲常寒之罰

桓十四年春成元年春二襄二十八年成十六年春

正月無冰　月無冰　春無冰　王正月雨木

何氏休曰周之正月啖氏助曰二月今之汪氏克寬曰是時襄夏之十一月法當堅十二月煖此無冰則公昏庸三家專政明一時無冰可見矣

冰無冰温也　陳氏宗之曰燠而無冰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　劉向曰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

年季武子取卞而襄陽幼君大臣之象冰陰兵之類也冰縱弛可知矣　胡傳何休曰木者少陰凝冱之物冰者君臣將帥之兵之微未結而有若干之隨之事

張氏治曰固陰沍寒之時而不冰陰不能成物之災

不雨

李氏廉曰經書不雨七趙子曰凡經時不雨告廟則書莊三十一年冬及僖二年冬三年春夏兩書皆每時而一書也文二年十年十三年三書皆歷時而總書也經書大旱二僖二十一年夏及宣七年秋正義曰春秋之例旱則修雩雩而得雨書雩不書旱雩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也故公羊以不雨

高氏閌曰雨著木而成冰上温而下寒也後世謂之木稼多應在大臣漢儒之學豈無所受但不當每事求合耳　朱子曰上温故雨而不雪下冷故著木而冰

爲記異大旱爲記災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穀梁每時而一書閔雨也歷時而總書
不憂雨也文定以僖文二公之行事合之經之所書其爲得
聖人之旨無疑矣每時而一書望雨也望雨不得雨故歷三
時而三書不雨以志憂不得雨而憂故得雨而喜書六月雨
以志喜文公不雨而不求雨故歷三時歷四時而一書不雨
略也書不雨至于秋七月則八月雨矣不書八月雨不以雨
不雨爲欣感也穀梁所謂無志于民也

莊三十一年僖三年春王夏四月不雨僖二十一年冬不雨　一月不雨　正月不雨　六月雨　夏大旱

呂氏大圭同此年纘張氏洽曰止書首時范氏甯曰經一時輒左傳春不雨夏六月杜氏預曰雩不獲雨一時不雨二百四十自酉至亥三月皆不言不雨憂民之至　雨自十月不雨至于故書旱

二年如是莊止一年雨也

而已特書之者莊公趙民鵬飛曰文公之則飢饉荐臻民命祖也
亟興土木屢見災異世累數月不雨而公怠而去冬及今年春高氏閌曰建巳之月一時不雨而爲災則
故詳志之　不知怠于政矣僖公夏之不雨雖記陽亢　萬物始盛得雨而大書旱莊三十一年冬
程氏端學曰冬不雨三書不雨纘一月必時災然書法異于文　古者以是月雩而祈不雨不曰旱者五穀
不害禾稼而亦書者書見僖公有憂民之　公亦因以著其君尚　雨則六月之雨尤爲　既登則害于民者淺
見聖人燮理陰陽無心而閔雨也　憂民之憂也　可嘉　故不書旱爾
所不至不但爲害禾　李氏廉曰一經書雨
稼書也　此爲特筆與他公之
　此書不雨者異矣

文二年自十文十年自正文十三年自宣七年秋大

有二月不雨月不雨至于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杜氏預曰書旱不書雩雩無功或不雩

至于秋七月秋七月　汪氏克寬曰宣公連

汪氏克寬曰公羊謂程氏端學曰文公時陳氏岳曰凡旱爲災汪氏克寬曰宣公連
不書旱不雨之日長三遭亢旱其所以修多繫于夏竟夏不雨歲事薾煩于朝聘兵
而無災非也蓋旱爲民事奉天時者可知則爲災如僖三年書戎之事先于伐萊而
災而不久則書旱旱矣　六月雨則旱不竟夏蝝爲災後乎伐萊而
爲災而久則書某月　不爲災斯書正月不旱爲虐猶不知警而
不雨至某月綱目于　雨至秋七月夏在中　重取于民蓋不至于

漢獻之世書四月不雨至七月而分注入相食則為災可知

為災可知

稅畝不已也

無麥苗　饑

趙氏汸曰經書無麥苗一杜氏曰秋大水漂之也大無麥禾一劉氏曰經無水旱蟲螟之災忽無麥禾由魯不務蓄積日損月削以至麥禾皆盡而後覺之非今歲之事也高氏曰劉向春秋說以為土氣不養稼穡不成沈約宋志謂吳孫皓時嘗有之苗稼豐美而實不成闔境皆然百姓以饑所謂大無麥禾者也劉侍讀之說必兼高氏其義乃備

莊七年秋無莊二十八年宣十年冬饑宣十五年冬襄二十四年冬大饑

麥苗　冬大無麥禾　張氏洽曰積歉天下之大命前此百有餘

孫氏覺曰麥苗之無孔氏穎達曰麥熟于年水旱蟲螟之災多張氏洽曰宣兩書饑薛氏季宣曰民有殍以水災災之所不及麥禾成在秋而書于冬不以饑書今大水一在大水之後一在為大饑國無凶荒之猶有存焉不得曰大冬者計食不足而後之後特書饑者著高蟲螽之後是言國無備一大水而民有殍大者非常之辭無麥總書之公國用無節上下用蓄積而民無以生也無政也

苗志之于秋見水災旱民端學曰政事乖媮故一遇水旱遂致也大無麥禾志之于繆則天地變常稼穡乏食耳冬見歲凶也春秋一不成不可委之于數字聖人非苟然者

春秋書之所以戒有國者謹敕人事變理陰陽而已

蟲螽

汪氏克寬曰春秋書蟲災者十四書螟者三而在隱公之世二莊公一書螽者十桓僖文襄各一宣公哀公各三書螽生一亦在宣公之世蓋宣公以弒兄得國而又改法重困農民故螽蟓水旱之災比歲相仍聖人備書為後鑒也

桓五年秋螽僖十五年八文八年冬十宣六年秋八宣十三年秋

程子曰蝗也既旱又蝗飢不待書

程氏端學曰螽者非穀梁曰甚則月不甚何氏休曰先是公如高氏閟曰書八月者張氏洽曰自六年至

戾之氣所生生則害則時五穀

賈公子遂公孫敖比惟八月有之爲災不十五年三遇蟲災而加以水旱言公不節用受人之所致也

穀梁曰穀梁之說非也以久暫計之則時甚于月

宣十五年秋襄七年八月哀十二年冬哀十三年九月哀十有二月螽

螽 蟲 十有二月 蟲 月 蟲 月 蟲 月 蟲

何氏休曰從十三年高氏閟曰莊公以前左傳季孫問諸仲尼黃氏震曰左氏凡十之後上求未已而又蝗猶書之莊公以後仲尼曰火伏而後蟄二月螽皆以爲司歷歸父比年再出會內蝗不復書螽然後書者畢今火猶西流司之過民時亂而農功計稅畝百姓動擾之以是知災異之見多歷過也失司歷之過一至此應矣春秋舉重以見輕杜氏預曰周十二月乎天下造有此理哉輕杜氏預曰周十二月乎天下造有此理哉

爾

今十月是歲應置閏況螽乃災異非候蟲而失不置雖書十二之常以時而蟄者也月實今九月九月之螽即蝗蝗蜪在地冬初尚溫故得有螽雪乃深入今冬燠而呂氏大圭曰左氏以有螽將蔓延爲來歲

呂氏本中曰二年三螽除陽錯亂甚矣

文三年秋雨宣十五年冬螽于宋

蝝生

穀梁曰災甚也菜炭盡矣著于上見于下冬生遇寒而死故不謂之雨

杜氏預曰蝝螽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故不成螽

趙氏汸曰按後代史志有遇風而墮者有爲災木不書此爲一因大雨而墮者有墮歲秋螽冬雨生蝝記而死者有復爲災者異也使成螽則亦不書蝝生而又書螽如哀十三年十二月螽之例矣

爲失閏之故然明年之災尤災之甚者也

九月螽又十二月螽恐不專爲失閏

趙氏汸曰春秋書螟者三隱二莊一書螽者十有一桓一餘皆僖公之後蝝螟食苗心螽無所不食其爲災也螟輕而螽

重春秋之初災之輕者亦書之及其久也輕者不勝書書其重者爾不然豈隱莊之後二百年閒皆無螟耶

隱五年九月 隱八年九月 莊六年秋螟

螟

案孔氏穎達曰食禾心曰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是時文姜濁亂于內莊公不禁反與齊侯抗王人納衛朔昏冥無知故天爲見異

程子曰爲災也民以難知也是時文姜濁亂于內莊公不禁反與齊侯抗王人納衛朔昏冥無知故天爲見異

齊氏履謙曰春秋所書有災有異害及于食爲命故有災必書亂于民之謂災物反其常之謂異二者魯皆備書諸國惟異則書之蓋災則事止一國異則理關天下故于內外所書如此

物異

案春秋書多麋一麋魯地所有多則爲異有螽有蜚有鸜鵒皆魯地所無今忽有之故曰有

莊十七年冬 莊十八年秋 莊二十九年昭二十五年 附僖十六年

多麋 有螽 有蜚 有鸜鵒來巢 春正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五行志曰劉向以爲孔氏穎達曰五行傳劉氏向曰蜚色青非麋蓋牝獸之淫者時云螽如蠶三足生于中國所有南越盛暑不在魯界故曰來巢莊公將娶齊之淫女南越淫女感亂之氣男女同川淫風所生胡傳陰居陽位臣逐其象先見爾

程子曰倒逆飛也有氣驅之也

所生陸璣云螽短狐爲蟲臭惡公取齊淫君之象

趙氏汸曰杜氏謂麋也一名射景在江淮女故蜚至天戒以爲

陳氏深曰鷁水鳥遇五行志曰劉向以爲

多害稼然爲災輕當水中人在岸上景在將生臭惡聞于四方有蜚有螽不言來者風退飛欲進反退倒以記異爲重

水中投人景則斃之也故曰射景

氣所生所謂告也鸜逆而飛其來襲欲伯鷁言來者氣所致所反爲楚辱之兆也

謂祥也

張氏洽曰邵子云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鸜鵒不踰濟而至魯豈非自南而北之驗哉是時晉伯不競吳楚迭主夏盟不止昭公出奔之兆而已

火災

汪氏克寬曰宮廟志災者六御廩西宮新宮亳社譏不戒謹而致災也雉門兩觀桓宮僖宮譏其非禮而宜災也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御廩所以奉宗廟也御廩災公將不得奉宗廟矣西宮小寢人君燕私之地僖公之薨于小寢知公之卽安于燕私也西宮之災其以示戒歟廟災而哭得禮之常法不宜書故質夫以爲神未遷主然宣公薨二十有八月而主未遷書之亦以誌其慢而天譴告之也雉門兩觀僭也因災而志亦以見其非禮也桓僖親盡而廟不毀故天火及之亳社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故亳社之災劉向以爲人君縱心不能警戒之象

桓十四年秋僖二十年五成三年二月 定二年夏五哀三年五月

八月壬申御廩災 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甲子新宮災 月壬辰雉門災 辛卯桓宮僖宮

三日哭 兩觀災 宮災

公羊御廩者何粢盛公羊曰小寢也有西社委之所藏也 左傳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高氏閌曰君躬耕夫人獻繭繅以供粢盛三宮也 余氏光曰雉門象魏之門兩觀在雉門外宮則有東宮矣以有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西宮亦知諸侯之有謂之新宮書三日哭之兩旁是僭天子胡傳桓僖親盡矣季而災焉咎在君夫人何氏休曰禮夫人居時善得禮之制而非禮也春秋氏者出于桓立于僖矣宗廟鬼神之怒兆申宮少在前右廢居月不直斥而因災表義以是爲悞而不毀歟西宮左廢居東宮少見于此 孫氏覺曰桓爲哀公之十世祖僖爲哀公之七世祖 高氏閌曰諸侯五廟桓僖不毀是三家存之僭天子也聖人因其災而並錄之于是乎知有天道

在後

哀四年六月

辛丑亳社災

楊氏士勛曰周禮云決陰事于亳社明不與正同處一在東一在西故左氏曰閉于兩社爲公室輔汪氏克寬曰亡國之社災戒魯之危亡也七年傳云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則新作亳社之屋可知矣不書新作亳社者以其當作故不志

汪氏克寬曰書外災者五皆以國書蓋災及于宗廟朝市而非一處也獨成周書宣榭責王室不謹于火雖人火焚之而不能救其罪尤著矣

李氏廉曰外災告則書弔則書

宣十六年夏莊二十年夏襄九年春宋襄三十年五昭九年夏四月甲午宋災月陳災

成周宣榭火齊大災

災

穀梁曰公羊以宣榭杜氏預曰來告以大杜氏預曰宋來告故爲宣宮之榭何氏休故書天火曰災書

宋伯姬卒

高氏閌曰陳雖爲楚所滅而土地居民猶

謂宣王中興其廟不毀民敬曰其言大何穀梁云當以杜氏預汪氏克寬曰伯姬以在焉聖人不與楚滅毀非也宣廟即或未宗廟庶庫盡矣齊災爲正公穀以爲外災成九年歸于宋其公不葬后風亦此意

毀何不在京師而在何以書弔爲爾不書者非也詳見三十五年其公不葬后風亦此意

成周乎杜氏預釋榭傳異同表

三十有四年其年蓋趙氏汸曰凡外災告

爲講武屋而孔氏穎達引楚語以證之此不易之論成周爲周之東都吉日車攻吉日宣王講武之盛則宣榭之爲宣王講武屋無疑矣

六十矣火延其居必則書惟此年書陳災待傅姆而後避固守在陳亡後時叔弓會婦節以及于死春秋楚子于陳或叔弓歸賢之所以風厲于古語陳災而書或以楚人告而書

昭十八年夏

五月壬午宋

衞陳鄭災

公羊曰異其同日而俱災爲天下記異也彙纂曰四國皆來告火故春秋書其事杜註是也然同日而四國俱災其異甚矣公穀之說亦可存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二十終

新陽汪之昌太倉畢長慶校